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九家集注杜詩卷三十一至三十二

詳校官侍郎臣謝墉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編修目朱鈐

校對官編修目涂日煥

謄錄監生目周湖本

欽定四庫全書

九家集注杜詩卷三十一 宋 郭知達 編

近體詩

宗武生日

宗武小名驥子夔州籍中有字武生日詩蓋老杜入蜀而家在郾州武時尚幼

此則已能讀書乃又越數年而作也

小子何時見高秋此日生自從都邑語已伴老夫名禮自

稱曰老夫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熟精文選理新添梁昭明太子集

古人又詞詩賦為文選李善嘗受文選於曹憲後遂解注文選十六卷休覓綠衣輕凋瘵

筵初秋

小雅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箋云筵席也秩肅敬也海賦為凋為瘵

歌斜坐不成

流霞分片片涓滴就徐傾

趙云王立之詩話云宗武生日詩載在夔州詩中非也當

是家在鄜州時故曰小子何時見自入蜀後未嘗別也自從都邑語所謂前年學語時蓋老杜與家俱在長安時也已伴老夫名耆老杜既有盛名於時則人皆知其有是子故曰人傳世上情也凋瘵筵初秋則以一生喻一筵會也某年月日時已幾歲謂之凋瘵之初可也詩箋云秩秩肅敬也然臨時用之與此意不同流霞分片片涓滴就徐傾雖止是言飲酒然用項曼士家三十年止日旁事則其身行在家在鄜州決矣又有示宗武一首恐非是一時詩也王立之說如此而次公以其說未是此乃公送嚴武至綿已別而少住間遂有徐知道之叛單身如梓則為不見宗武矣前年學語時則才三歲耳今云熟精文選理則已能誦書自至德二載至寶

應元已六年則宗武九歲矣宜其能誦詩書也詩云賓之初筵左右秩秩今句云凋瘵筵初秩則以凋瘵才始如筵之初秩豈謂之臨時用之與詩句不同邪東坡詩云今今秩初筵我已迫旅酬亦以初筵比事之始矣都邑字張平子西京賦云都邑游俠趙張之倫故對老夫詩是吾家事則公之祖雷言已有詩名公詩嘗曰續兒論文選則熟精文選理者所以責望於宗武也公詩使字多出文選蓋亦前作之菁英為不可遺也公又曰遞相祖述復先誰則公之詩法豈不以有據而後用邪絲衣事列女傳曰老萊子孝養二親行年七十妻兒自娛著五色采衣此雖孝子悅親之事而亦僅同戲侮休覓絲衣輕則公所望其子者在學而已末句流霞事在抱朴子乃是項曼都自言到天上遇紫府仙人以流霞一盃飲之輒不飢渴以帝前失儀而謫河東號之為斥仙人王立之止云項曼舊注又誤為曼卿故表出之

夜

一云秋夜客舍

露下天高秋水清

江淹別賦露下地而騰文宋玉九辯云沈寥兮天高而氣清

空山

獨夜旅魂驚

杜云王仲宣七哀詩獨夜不能寐

疎燈自照孤帆宿新月

猶懸雙杵鳴南菊再逢人卧病北書不至鴈無情

范彥龍寄

書雲間鴈為

步簷

一作

倚杖看牛斗銀漢遙應接鳳城

我西北飛

趙云疎燈自照孤帆宿新月猶懸雙杵鳴句法蓋言疎燈自照之夜正是孤帆宿新月未沒而猶懸正是江春

之杵雙鳴也下一對言南國菊花已再逢矣而人正卧病北地書問不通乃鴈無情傳至也北地以言長安故

末句又有鳳城之語步簷舊作步蟾當以步簷為正而字又作欄檐上林賦云步蟾周流李善注曰步蟾步廊

也謝惠連詩房櫳引傾月步欄結清風劉孝綽望月詩云微光垂步檐庾信詩步欄朝未歸互用此也

上白帝城

白帝城公孫述所築後為劉備屯兵之地改名永安

城峻隨天壁

趙云天然自立之石壁也

樓高更女牆

徐敬業登琅邪城云登陴起遐

望注陴女牆增添崔豹古今注女牆城上小牆也亦名陴睥言於牆上睥睨人也

江流思夏后

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左傳劉子見河洛而思禹功

風至憶襄王

宋玉賦楚襄王遊於蘭臺

之宮宋玉景差侍有風颯然而至王乃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

老去聞悲角人扶報

夕陽公孫初恃險躍馬意何長

左太沖蜀都賦公孫躍馬而稱帝劉宗下輩而

自王師云公孫述恃蜀地險衆附自立為王號成家

宿江邊閣

暝色延山徑

謝靈運林壑斂暝色

高齋次水門薄雲巖際宿孤月

浪中翻

蘇云何遜入西塞示南府同僚詩云薄雲巖際出初月波中上子美此詩雖因舊而益妍正類

懶髓補

鶴鶴追飛靜豺狼得食喧不眠憂戰伐無力正

乾坤

趙云孤月浪中翻自是浪湧而月翻也舊注引舞鶴賦星翻漢回曉月將落與此義不同

別崔湜因寄薛據孟雲卿

內弟湜赴湖南幕職

志士惜妄動知深難固辭如何久磨礪但取不磷淄

語

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喻君子雖在濁亂不能汙也謝靈運緇磷謝清曠疲萌慙貞堅

夙

夜聽憂主飛騰急濟時荊州遇薛孟為報欲論詩

趙云古詩

云志士惜日短志士本惜妄動而受知之深則難固辭此以言渠赴幕職於湖南也左傳磨厲以須蓋言如何以久磨礪淬礪便以為利乎所貴尚者取磨不磷涅不緇而已選云羽爵飛騰魏書安其濟時

武侯廟

成都記諸葛公廟在先主廟故宅城西復立素像先主廟西院即武侯廟前有

雙大柏古峭可愛人云諸葛手植內有裴令公所著碑柳僕射書相國段公古柏文

遺廟丹青落空山草木長猶聞辭後主不復卧南陽

趙云

丹青所以飾廟者也成都先主廟附以武侯祠堂其丹青則存故公於古柏行追言成都先主廟之實則曰竊窀穸丹青戶牖空今此廟中丹青剝落故云陶潛云孟夏草木長辭後主則建興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

表辭行而竟死於軍中今云猶聞則想望其風采猶在也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今云不復卧南陽傷其已死也

八陣圖

武侯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桓溫傳初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

之上壘石為八行相去二丈溫見之謂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

功益三分國

三分謂吳魏蜀記曰三分我九鼎

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

轉

杜補遺云劉禹錫嘉話錄夔州西市俯臨江沙石下有諸葛亮八陣圖箕張翼舒鵠形鶴勢聚石分布宛

然尚存峽水大時三蜀雪消之際湧湍瀑瀆可勝道哉大木十圍枯槎百丈破礧巨石隨波奔流而下則聚石為堆者斷可知也及乎水落川平萬物皆失故態諸葛亮圖小石之堆標聚行列依然如是者僅六七百年迨

今不動 趙云功蓋三分國指言武侯之功蓋覆之也
按桑欽水經云江又東逕諸葛圖壘南鄧道元注曰石
磧平曠望兼川陸有亮所造八陣圖東跨故壘時累細
石為之自壘西去聚石八行行間相去二丈因曰八陣
既成自今行師庶不覆敗皆圖兵勢行藏之權自後深
識者所不能了今夏水漂蕩歲月消損高處可二三尺
下處磨滅殆盡鄧道元之說如此今公詩云江流石不
轉則據當時所見者言之自杜公至今又數百年行容
云方水落時於石磧就視則茫茫然一磧耳及登高而
望乃隱隱見其行列然則武侯製作不亦近於神異乎
習鑿齒曰齊桓一務其功而叛者 遺恨失吞吳 東坡先
九國曹操暫自驕伐而天下三分 遺恨失吞吳 東坡先
嘗夢見人云是杜子美謂僕世人多誤會吾八陣圖詩
云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世人皆以為先主武侯欲
與關羽復仇故恨不能滅吳非也我意本謂吳蜀唇齒
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吳之意

以此為恨耳此理甚長然子美死僅四百年而猶猶不忘詩區區自列其意者此真書生習氣也

奉送韋中丞之晉赴湖南

寵渥徵黃漸權宜借寇頻

趙云黃霸寇恂皆以此韋中丞前漢循吏傳黃霸為潁川

太守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今言天子之寵渥有徵召黃霸之命漸將至矣後漢寇恂傳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權宜借寇頻則事從權宜而如借寇恂者頻數言民情之不
湖南安背水峽內憶行春

後漢鄭弘傳太守行春任彥升詩涿令行

春返冠蓋潁川抵謝夷吾傳行春乘柴車

王室仍多故蒼生倚大臣還將徐

孺榻處處待高人

陳蕃為徐揖下榻趙云湖南安背水言韋之去峽內憶行春言韋之離此

而公有所懷憶也韓信背水而陣大臣指中丞也徐孺子則比韋以陳蕃而待高人如孺子也

謁先主廟

成都記曰先主廟府南八里惠陵東七十步齊高帝夢益州有天子函簿

詔刺史博學修立而卑小後至長沙王鍾改更及構四面壇屋置守墓戶五百

慘澹風雲會

古詩謁謁風雲會佳人一何繁劉植說李軾書以龍虎之姿遭風雲之時時中興二

十八將論曰威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

乘時各有人力侔分社稷志屈偃

經綸

趙云君臣之遇每以風雲為言也今題是謁先主廟而云慘澹風雲會乘時各有人似言言吳魏君

臣之相遇亦各有人矣故引下句力侔分社稷言氣力侔等則分社稷而為主分乃三分之分志屈偃經綸則指言劉葛之志不得伸所以偃仆經綸也復漢留長策中原仗老臣復漢謂劉

氏也老臣孔明也蜀志建安二十五年魏文帝稱尊號
改年曰黃初或傳聞漢帝見害先主乃發喪制服譙周
等上言曰大王襲先帝軌迹亦興於漢中又大王出自
孝景皇帝中山靖王之胄宜即帝位改元章武以諸葛
亮為丞相趙雲復漢言先主欲興劉氏而稱漢其所留
之長策則留於後主取中原仗諸葛老臣也過秦論振
長策而馭宇內老臣在後主言之為前

血事酸辛

趙云老臣之下於是言葛亮五丈原之事亮
本傳言後主建興十二年春亮悉大眾由斜

谷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
繼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于
渭濱居民之間故曰雜耕心未已心未已則未事了而
死也公之意以亮未成功而死矣又遭歐血之謗故曰
歐血事酸辛阮嗣宗詠懷詩對酒不能言懷愴懷醉辛
按元注亮相宣王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病卒于軍

魏書亮擢盡勢窮憂患歿血卒臣松之以為亮在渭濱
魏人躡迹勝負之形未可測量而云歿血蓋因孔明亡
而自誇大也夫以孔明之畧豈為仲達歿血乎及至劉
琨喪師與晉元帝筴亦云亮軍敗歿血此則引虛記以
為言其云入谷而卒緣譙周霸氣西南歿雄圖歷數屯云西

蜀人入谷發喪故也南數有黃氣趙云今葛亮已死中原莫圖則霸氣所
以歿也書曰天之歷數在汝躬歷數不在斯為也矣

錦江元過楚劍閣復通秦言拓地至秦楚趙云錦江
劍閣蜀國之地也過楚通秦

則言其本可以混一而不能焉則所以傷之也舊俗存祠廟空山立
一作鬼神

虛簷交一作扶鳥道枯木半龍鱗趙云此是夔州先主廟
在山中故云虛簷交鳥

道鳥道則山中之嶮道也交字一作扶非枯木半龍鱗
又是眼前實景謂之枯木非止一物也舊注却引都都

諸葛廟前古柏又引習隆尚充等上表後主乞與諸葛亮立廟於沔陽事非徒以諸葛事解先主廟而地理錯亂惑於學者矣又況古柏竹送清溪月苔移玉座春趙

云

清溪亦是廟前實事玉座指言先主神座也謝玄暉銅雀臺詩玉座猶寂寞況乃妾身輕閭閻兒女

換歌舞歲時新

趙云此言夔州之人祈事先主者如此舊注却引成都記以四月祀十二月祈

禱事絕域歸舟遠荒城繫馬頻如何對搖落況乃久風

塵

宋玉曰草木搖落而變衰謝玄暉辭隨王牋臯壤搖落對之惆悵岐路東西或以鳴咽晉總紀論悠悠風

塵

趙云自絕域歸舟遠已下至寂寞酒衣巾公言其身之流落而因先主廟乃即諸葛亮之功以自比而感

歎也李陵云出征絕域歸舟指言欲歸長安謝惠連云天際識歸舟言遠則相去之遠今暫留此故於荒城之

中頻繫馬而謁此先主廟也搖落秋時也況
乃久風塵則嘆其遺兵戈亂離而對之也熟與關張

並功臨取鄧親

趙云此蓋弔亮亮于是問其孰與關張
並先主之臣多矣諸葛之外亦稱關張

焉今言諸葛與關羽張飛之才器孰與並乎言不可並
矣徵士傳幹曰劉備寬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諸葛達治
知變正而有謀而為之相張飛關羽勇而有義皆萬人
之敵而為之將此三人者皆人傑以備之畧三人佐之
何為不濟蓋當時有三傑之稱然終不可並也功臨取
鄧親則公評品以惟與耿鄧親矣後漢論云寇鄧之高
勲取賈之鴻烈蓋所應天才不小應一作繼蜀志譙周
以佐光武之中興者也

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故應際
而生與神合契願大王應天順民得士契無鄰遲暮

堪帷幄

張良運

飄零且釣緡

詩何彼穠矣其釣

何維絲伊伊緡

向來憂

國淚寂寞洒衣巾

謝靈運廬陵王墓下作洒淚肱連崗趙云傳曰得士者昌失士者亡在

先主言所謂士者專指諸葛亮而已舊注不省至引諸葛為股肱法正為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為爪牙許靖麋竺簡雍為賓友不亦贅乎應天一作繼天雖有義而非應應天字乃初起而王者也兩句之義蓋公有經綸之心于是因言先主諸葛而思其身之可以作王矣吐蕃尚熾兵戈未息則運籌必有人焉既不得用則亦隱于漁釣而已故接之以遲暮堪帷幄飄零且釣緜楚詞云傷美人之遲暮末句尤見公之志矣

白鹽山

卓立羣峯外蟠根積水邊

趙云卓立字熟矣其亦起于顏淵云如有所立卓爾虞

詡云盤根錯節文子曰積水成海魏都賦曰回淵淮積水深也

他皆任厚地爾獨近

高天白陂千家邑清秋萬估

一作古

船詞人取佳句刻畫

竟難傳

趙云西京賦云臨高天而踞厚地也白陂則言縣額以白為牌耳末句蓋言欲以佳句專詠白

鹽之狀雖加刻畫終難傳播所以重言于難措辭也晉庾元規語周伯仁曰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樂毅邪元規曰不爾方樂周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施

灩澦堆

巨石

一作積

水中央

兼葭詩宛在水中央

江寒出水長沈牛峇雲雨

楚俗祈石而獲雨必沈牛以答神貺

如馬戎舟航

坡云三巴錄灩澦如象舟船莫上灩澦如馬舟

船莫下長年三老常以此候之張華詩云象馬識可驗波神亦露機永叔以為絕唱有包蓄之法

天意

存傾覆

選云前馬傾覆

神功接混茫

莊子繕性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漢焉

干戈連解纜行止憶垂堂

趙云巨石言積石之巨者世言觀瀾如馬爲其有戒乃天

意之存傾覆也公論詩曰篇終接混茫蓋行語用字當皆如此末句用垂堂字因慮傾覆之戒而及之史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而干戈之變解纜之危二者相連可不慎乎

瞿塘懷古

西南萬壑注勍敵兩崖開地與山根裂江從月窟來削

成當白帝

蜀魚復縣公孫述更名白帝自後爲重鎮

空曲隱陽臺䟽鑿功雖

美

郭景純江賦巴東之峽夏后䟽鑿

陶鈞力大哉

白帝城樓

江度寒山閣城高絕塞樓翠屏宜晚對

天台賦搏壁立之翠屏注石屏

風如壁立

白谷會深遊急急能鳴鴈輕輕不下鷗夷陵春色

起漸擬放扁舟

趙云白谷疑是夔州谷名公于課伐木云終朝飯其腹持斧入白谷又南極詩

亦云西江白谷分也莊子主人之鴈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不下鷗字列子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旦從鷗鳥遊鷗鳥之至者百往而不止其父曰吾聞鷗鳥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也夷陵峽州也公蓋期春時扁舟往矣

寄杜位

頃者與位同在故嚴尚書幕

寒日經簷短窮猿失木悲

晉書窮猿奔林豈暇擇木

峽中為客恨江

上憶君時天地身何往風塵病敢辭封書兩行淚霑洒

哀新詩

趙云窮猿失木悲通眼前事因以興也峽中多猿淮南子曰猿狀顛蹶而失木也孟浩然云還

將兩行淚還

寄海西頭

冬深

花葉隨天意江溪共石根早霞隨類影寒水各依

一作流

痕易下楊朱淚難招楚客魂風濤暮不穩捨棹宿誰門

趙云花葉隨天意似言冬深矣其花葉不若春夏之盛亦隨天意而已江溪共石根則江與溪皆共石根而流

也早霞隨類影言其變態不常隨所類之影而呈現也
寒水各依痕則舊痕有定所而依之也楊朱泣岐路謂
可以南可以北公之流落困于歧路故云爾宋玉哀屈
原憂愁山澤魂魄飛散其命將落故作招魂今云難招
楚客魂則以屈原自比也末句則公欲南下以歲暮而
未成行此篇有兩字隨字公必不重用然皆不可以俟

識明

不寐

瞿塘夜未黑城內改更籌翳翳月沈霧輝輝星近樓

張景

陽詩翳翳
結繁雲

氣衰甘少寐心弱恨知愁

一作和愁

多壘滿山谷

曲禮四
郊多壘

桃源無處求

趙云氣衰則少寐而甘之心既弱矣恨其知愁則恐以愁而尤弱也

晉史云吾平生不識愁今始解愁矣此知愁之義舊本作和愁非是時干戈未息故云多壘滿山谷非若桃源之可以避地而問桃源何處則以仙境難追也桃源在武侯縣今之鼎州陶淵明集載此亦公欲南下故及之

奉送十七舅下邵桂

絕域三冬暮

東方朔傳三冬文史足用

浮生一病身感深辭舅氏

渭陽

詩我送舅氏

別後見何人縹緲蒼梧帝

禮弓舜葬于蒼梧之野謝玄暉雲去蒼梧

野

推遷孟母鄰昏昏阻雲水側望苦傷神

張平子四愁詩側身東望

涕霑巾蜀都賦望之天迴即之雲昏趙云莊子曰其生兮若浮蒼梧桂州也虞舜死于蒼梧之野蒼梧帝指言虞舜以述十七舅所往之處也字出梁吳均酬鮑參詩依依望九疑欲謁蒼梧帝何平叔景福殿賦曰俾孟

母之擇鄰也今云推遷孟母鄰則孟母指言十七舅之母意者公本與十七舅鄰居今其去則孟母所以與鄰之意推遷而往矣

送覃二判官

先帝弓劍遠小臣餘此生

黃帝葬于橋山南空棺無尸唯劍舄在前漢郊祀志黃帝

采首山銅鑄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鬣下迎黃帝帝下騎餘小臣不得上趙云此篇詩意直是送覃

判官往長安矣先帝言肅宗也公始以三賦受寵于玄宗又事肅宗即今專言肅宗則以下不復謂承明推之而以先帝上昇比黃帝也故云弓劍遠事當如世說曰王子喬墓在金陵戰國時人有盜發之者都無所見唯有一劍停在空中又如異苑曰晉惠帝元康三年武庫火燒孔子履高祖斬白蛇之劍咸見此劍穿屋飛去莫

知所向弓與劍蓋皆人君服御之物既以黃帝之弓比
先帝之弓則或以仙人王子喬之劍或以漢高祖之劍
比先帝之劍亦自為當體矣故知弓劍應是兩事也前
漢郊祀志云上曰黃帝不死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以
僊上天羣臣鑿其衣冠元無劍字而舊注
乃以弓劍并為黃帝事不知何所據邪 蹉跎病江漢

不復謁承明

選云鯨魚失流而蹉跎前漢嚴助傳君厭承明之廬張晏曰承明之廬在石渠閣外

直宿所指曰廬曹子建贈白馬王彪詩曰謁帝承明廬
應休璉百一詩問我何功德三八承明廬 趙云公于

肅宗為拾遺

則嘗謁帝矣 餞爾白頭日永懷丹鳳城

趙云丹鳳城指言長安帝城也

秦穆公女弄玉吹簫鳳集其城因號丹鳳城李嶠城詩
云獨下仙人鳳羣驚御史烏正用此事而公詩亦屢使

然用于長安方為親切則杜公之詩是也近世文人作詩作辭便用京師為鳳城亦無謂矣

遲遲戀屈

宋渺渺卧荆衡

屈原宋玉

魂斷航舸失天寒沙水清肺肝若

稍愈亦上赤霄行

七命掛歸翮于赤霄之表屈宋卧荆衡所以言其在楚地也屈

趙云戀

則屈原宋則宋玉荆則荆渚衡則衡山也魂斷航舸失言望覃二判官之去航黯然作别而魂斷也亦上赤霄行則有意于歸長安而見君矣赤霄字楚詞云載赤霄而凌太清乃字之祖也

夜宿西閣曉呈元二十一曹長

城暗更籌急樓高雨雪微稍通綃幕霽遠帶玉繩稀

謝玄

暉玉繩低建建章注玉繩星名

門鵲晨光起

一作喜

檣烏宿處飛

杜補遺謝玄暉

詩金波麗鵲鵲玉繩低建章鵲門名也故曰門鵲檣掛帆木而烏泊其上故子美公安送李二十九詩又有

橋鳥相背登之句過南嶽入洞庭詩亦曰莫恠啼痕數
危橋逐夜鳥也然子美發潭州詩又云橋燕語留人詩
不特橋鳥而已故燕子來舟中作斷句云暫語航橋還
永去穿花落水益雷中鵲鵲又觀殿名趙云此篇為
義本明特公使字有三可疑而尋繹其義則明矣綯幕
字如言天之六幕也禮樂志天門歌云紛紜六幕浮大
海綯幕則又言天之色其薄如綯故云綯幕霽若言所
縣之綯幕則無義矣故對王繩于天綯幕之霽而帶星
玉繩之色稀微乃一體事以言夜深將曉矣故有下句
門鵲則門之鵲也如城鵲之類義在起字可以見其為
門前之鵲字本莊子曰鵲上高城之絕而巢于高樹之
顛城壞巢折凌風而起故君子之在世也得時則義行
失時則鵲起鵲以晨光而起故其義在起字杜田引謝
玄暉詩金波麗鵲鵲以鵲鵲門名也故曰門鵲大為非
是蓋鵲鵲本殿名其所從入之門因亦得名鵲鵲門也
謝玄暉之詩其言月色之所麗豈專指門邪信使杜公

用鵲專為門乃是天子宮殿事今夜宿夔州之西閣
豈可用天子宮殿事乎又鵲為殿名特屋上作鵲
之形而門名又因之而已何至截鵲字便為門鵲之
真者乎檣而係之以鳥公屢使矣此鳥非真是屋上鳥
之鳥也特檣竿上刻為鳥形以占風耳晉令車駕出入
相風在前正是刻鳥于竿上名之曰相風晉傅玄相風
賦云棲神鳥于竿首俟祥風之來征是已船之檣竿其
上刻鳥乃相風之義陳陰鏗廣陵殿送北使詩云亭嘶
背樯馬檣轉向風鳥于義尤明故公有云檣相背發先
檣逐夜鳥而今云檣鳥宿處飛杜時可不省乃云檣掛
帆木而鳥泊其上假是真鳥泊檣上何至背發與夜相
逐而于宿處飛乎況公詩又有曰燕子逐檣鳥逐檣上
之刻鳥而飛也

寒江流甚細有意待人歸

西閣口號呈元二十一

山木抱雲稠寒江繞上頭雪崖纔變石風幔不依樓社

稷堪流涕

賈誼上疏陳政事可為流涕者

安危在運籌

張良運籌帷幄之中

看君

話王室感動幾銷憂

趙云上頭下頭是方言處所之上下耳非高下之上也雪崖纔變石

言雪下漫崖變其石色為白也風幔不依樓言風吹幔簸蕩而不得著于樓也東方朔銷憂者莫若酒

有歎

傳蜀官軍自圍番遊

壯心久零落

魏武帝樂府曰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白首寄人間天下兵常

闕江東客未還窮猿號雨雪

晉書窮猿奔林

老馬泣關山

管仲曰老

馬之智可用也

武德開元際蒼生豈重攀

趙云武德高祖年號開元明皇年號所以

追念祖宗
之盛時也

西閣雨望

樓雨霑雲幔山寒著水城
逕添沙面出湍減石稜生菊

藥淒疎放松林駐遠情
滂沱朱檻濕

詩碑滂沱矣

萬慮傍簷

檻

沈休文細烏傍簷飛閣高故也逕添沙面出湍減石稜生可謂奇語矣逕

趙云雲幔則帶雲之幔以西

之所以添以水落而沙面出也湍減則石露而其稜自生也簷檻簷邊之柱傍倚簷檻固有所思矣

不離西閣二首

江柳非時發江花冷色頽
地偏應有瘴

陶潛詩心遠地自偏

臘近

已含春失學從愚子無家任

一作住

老身

轉何恤乎無家

不知西

閣意肯別定留

一作何

人

趙云疊二江字即謝靈運江南倦歷覽江北曠周旋之勢也未

句所謂新語言西閣之意肯令我別乎莫定要留人也一作何人無義

右一

西閣從人別人今亦故亭江雲飄素練

一作葉

石壁斷空

青

杜補遺空青字從古詩人無敢使者惟子美此詩及李太白使之而句法又相類太白詩云林煙橫積素

山色倒空青

滄海先迎日銀河倒列星平生耽勝事吁駭始

初經

趙云從人別則以成前篇肯別之意人今亦故亭西閣所以任從人別之而去者以人之身亦如一

故事而已素練一作素業無義在滄海之先已迎日矣
以見西閣高而見日之早星河未沒而見日出所以吁
嗟駭愕于始
初經臨也

右二

送鮮于萬州遷巴川

杜補遺樓廬東美撰鮮于氏冕冕頌序曰吳廣德中

為尚書都官郎出守萬州轉巴州皆有
理稱三世為郎故冠冕為海內盛族

京兆先時傑

杜補遺鮮于萬州名吳仲通之子也仲通
天寶末為京兆尹弟叔明字晉乾元中亦

為京兆尹長安歌曰前尹赫赫
具瞻允若後尹熙熙具瞻允斯琳琅照一門杜補遺世
說有人詣

王太尉遇王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座別屋見季
允平子還語人曰今日之行觸目見琳琅珠玉朝廷偏

注意

天下安注意相

接近與名藩祖帳排舟數

疏廣傳說祖道供帳

寒江

觸石喧看君妙為政他日有殊恩

蜀都賦觸石吐雲趙云自萬遷巴故云

接近公羊云太山之雲觸石而出也

西閣三度期大昌嚴明府同宿不到

趙云唐地理志夔州

雲安郡本信州巴東郡管縣四大昌其一也本朝瑞拱二年以此縣隸大寧監

問子能來宿今疑索故要

趙云索者尋索之索要如要君之要問子自能來此宿矣

而不來者蓋疑以我尋索故要我

匣琴虛夜夜手板自朝朝

薛云按南史庾道敏

善相手板世說王子猷以手板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趙云上句則期之不來遶廢彈琴故虛夜夜下

句則言嚴明府自持手板以入官府于朝朝也金吼霜鐘徹花摧蠟炬銷薛云石按

山海經豐山之鐘霜降自鳴豐山今在鄧州南陽縣北

三十里入梁劉孝威燭詩浮光燭綺席凝滴汗垂花

趙云兩句則以待嚴君至曉也鐘以曉而霜氣侵之故謂之霜鐘古蠟字惟有臘耳今杜公所用即非俗字也

早覓江檻底雙影謾飄飄

王喬覓鳥趙云句言雖以早來已為謾矣覓影事即後

漢王喬為葉令者也

曉望白帝城鹽山

徐步移班杖看山仰白頭翠深開斷壁紅

江一作

遠結飛

樓日出清江

一作寒

望暄和散旅愁春城見松雪

顏延年詩山明

望松

始擬進歸舟

趙云紅遠對翠深方為工又下句已

散旅愁自是不對而公詩氣渾成蓋不拘也古樂府詩

春城起風色謝惠連云天際識歸舟而公則以必歸長

安為歸舟矣

西閣二首

巫山小搖落

宋玉九辯草木搖落而變衰燕歌行草木搖落露為霜趙云小搖落則七月也楚

地暖其搖落也小小而已

碧色是松林百鳥各相命

杜補遺周書時訓曰鵲始鳴通

卦驗曰鵲伯勞也鳴者相命也薛云石按王紫登樓賦鳥相鳴而舉翼注大戴禮夏小正云鳴也者相命也

孤雲無自心

陶淵明詠貧士詩云萬旅各有託孤雲獨無依又歸去來辭云雲無心而出岫佛書

有自心他心公
乃參合用矣
層軒俯江壁
招魂高堂邃
要路亦高深

選先據要路津
趙云要路亦高深則雖要衡之路亦
在高深間此可以見其皆山行而已然江壁字對高深

則公詩往往
朱紱猶紗帽新詩近王琴
趙云朱紱則朝服而紗帽則隱

者之中公官雖省郎而身則閒曠故云朱紱猶紗帽詩
與琴俱不廢故云新詩近王琴也張華荅何劭云良朋

新詩江淹去故都
賦撫玉琴兮何親
功名不早立
衰疾謝知音
趙云謝靈運詩云衰

疾忽
在新
哀世無王粲終然學越吟
趙云為在西閣故使登樓事魏王粲字仲宣

山陽人獻帝西遷粲從至長安以西京擾亂乃之荊州
作登樓賦蓋懷土之作也故其賦有云鍾儀幽而楚奏

莊舄顯而越吟今公自諫以為雖不是王粲而在西閣
中有同粲之登樓又身為尚書郎非不顯矣于此懷思

故卿有如鴛之吟也史記曰陳軫適楚還秦秦惠王曰
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昔越人莊舄仕
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任楚
執珪富貴矣亦思越不中射之士對曰凡人之思故在
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
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者哉

右一

懶心似江水日夜向滄洲

謝玄暉詩既懷祿情復叶滄洲趣滄洲乃十洲之處

杜補遺東方朔十洲記漢武帝見王母言八方巨海之中有祖洲瀛洲元洲炎洲長洲元洲鳳麟洲聚窟洲流

洲生洲也

不道含香賤

尚書郎含香雖舌香以其奏事答謝欲使氣芬芳杜補遺應劭漢官儀曰

始桓帝時侍中刁存年老口臭上出雞舌香與含之頗辛螫疑有過賜毒藥歸舍辭訣家人哀泣不知其故僚

友取其藥驗之無不嗤笑後其如鑷白休杜補遺南史

尚書郎含雞舌香始于此也杜補遺南史

藏戲高帝傍帝令左右鑷白髮問王我誰耶答曰太翁

帝笑謂左右曰豈有為人作曾祖而拔白髮乎即擲鏡

鑷經過凋碧柳蕭索倚朱樓趙云阮籍詩西遊咸陽中

柳或者遂曰調和也言見柳之慣而與之和熟也後之

詞人亦有弄柳調花之句大段費力師民瞻本作凋碧

柳則通下句一義蓋言秋時也謝靈運謂

況公詩又有曰清秋凋碧柳子尚曰男

娶女嫁畢敕斷趙云雖實事而消中得自由相如有此疾也豪華看古

家事勿復相關趙云雖實事而往服食寄冥搜台賦遠寄冥搜詩盡人間興兼須入

海求趙云豪華一本誤作蒙華而舊注遂云蒙叟著南

華經大段非是庾信見遊春人詩云長安有狹斜

金穴盛豪華而唐人在公之前則虞世南門有車馬客
云財雄重交結咸里擅豪華選詩云服食求神仙古往
今來熟矣故對冥搜末句公
方欲南下故有入海之語

右二

卜居

屈原作卜居一首原在太卜鄭詹尹家卜已宜何所居因述其詞

歸羨遼東鶴

續搜神記曰遼東華表柱有鶴集其上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

如故人民非何
不學仙家景景吟

同楚執珪

趙云歸羨遼東鶴則嘆其不得歸鄉也史記曰莊舄

故越之鄙細人也為楚執珪病而尚猶越聲本出無吟

字而王粲登樓賦云莊舄顯而越吟也今云吟同楚執
珪又以言其懷鄉矣世有名賢詩話載本朝熙寧初張
侍郎揆以二府成詩賀王文公公和曰功謝蕭規慙漢

第思從隗始說燕臺示陸農師陸曰蕭規曹隨高帝論功蕭何第一皆撫故實而從隗始初無思字公笑曰子善問也韓退之闢難聯句感恩慙隗始若無據豈當對功字邪次公謂今楚執珪越聲本無吟字而公用王粲賦足之此作詩用字祖法未成遊碧海著處覓丹梯謝王丈公蓋自得此刀尺耳
運詩躡步陵丹梯謝玄暉詩即此陵丹梯趙云按十洲記云東有碧海廣狹浩汗與東海等水不鹹苦正作碧色著處覓丹梯雲障寬江北春耕破壤西趙云雲障則常好山遊也
雲而障蔽寬江北則鑿江之北其山稍遠為寬矣愛人有江南江北之稱今蓋自赤甲而遷此江北乃壤西之地壤者水名音讓桃紅客若至定似昔一作晉人迷趙云句使武陵事見陶淵
明集今則公以其所居為桃源也

王腕騮

江陵節度
衛公馬也

聞說荆南馬尚書王腕騮頓驂飄赤汗

漢天馬歌天
馬下雷赤汗跼

踏顧長楸

詩正月注跼曲也踏累足也曹子建名都篇
走馬長楸間趙云跼踏兩字而對頓驂豈或

頓止或驂駕亦是兩字
乎又恐公之不拘也

胡虜三年入乾坤一戰收

趙云
此言

馬之功矣天寶十五載安祿山陷京師至德
二載復京師衛公之馬豈正于此時得用乎

舉鞭如有

問欲伴習池遊

趙云襄陽記岷山南習郁大魚池山簡
每臨此池飲輒大醉而歸常曰此我高

陽池也城中小兒歌之曰山公去何遠來至高陽池日
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羅舉鞭

向葛強何如并州兒強蓋其愛將也今句所
云蓋用山簡騎馬以比衛公而身比葛強矣

見王監兵馬使說近山有白黑二鷹羅者久取
竟未能得王以為毛骨有異它鷹恐臘後春生
鵞飛避暖勁翮思之甚眇不可見請余賦詩詩

二首

雲飛玉立盡清秋不惜奇毛恣遠遊在野只教心力破

千人何事網羅求

趙云如雲之飛如玉之立皆言其白至清秋之盡則序所謂臘後春生鵞

飛避暖矣故有下句不惜奇毛恣遠遊也在野只教心力破千人何事網羅求兩句通義蓋序云羅者竟未能得也言鷹在野虛費千人網羅之心力矣師民瞻本干人何事則俗所謂干他甚事之義却成公不許人求之

矣不必泥千人
不對在野也

一生自獵知無敵百中爭能恥下韞

史

稽傳注韞臂捍也東觀記太守桓虞署趙勒為督郵貪
令自去虞嘆曰善吏如使良鷹下韞命中趙云鷹所

以用獵也謂其野鷹故云自獵庾信詩野鷹能自獵江
鵬解獨漁知無敵則自人言之決知其無敵也今詩句

言鷹之百中自與其類爭能而恥鵬碍九天須却避兔
下調縱之韞也亦以野鷹之故耳

經三窟莫深憂

鵬事見莊子馮諼曰狡兔所以免于死
者有三窟今為君一窟矣趙云蓋大

言之而亦鷹之實事孔氏志曰楚文王少時雅好田獵
天下快狗名鷹畢聚焉有人獻一鷹曰非王鷹之傳俄
而雲際有一物疑翔飄飄鮮白而不辨其形鷹見之于
是疎翮而升蠱若飛電須臾物墮如雪血灑如雨良久
有一大鳥墮地而死度其兩翅廣數十里喙邊有黃衆
莫能知時有博物君子曰此大鵬雛也始飛焉故為鷹

所制文王乃厚賞獻者鷹之任正以搗兔莫深憂則言如狡兔者自能免其死何用憂為以喻姦人之幸免歟抑亦張網所謂豺狼當道安問狐狸之意邪

右一

黑鷹不省人間有度海疑從北極來

趙云北極北方之極也爾雅有四極

曰東至于泰遠西至于邠國南至濮鉉北至于祝栗謂之四極北方肅殺之氣故鷹多生于北如孫楚云生井陘之巖阻是已舊注春秋之命苞云瑤光為鷹意以瑤光為北斗之名北斗與北極不同同矣又星氣為之而已豈謂謂正翮搏風超紫塞立冬幾夜宿陽臺
趙云正翮之從彼來乎
則整翮之謂立冬則月令某日立冬涼塞北方之塞也崔豹古今注曰秦所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故稱

紫塞立冬字師民瞻本作立冬字出梁元帝纂要冬曰
玄冬然以正朔對之別無所出處宋玉朝雲賦陽臺之
下言鷹在峽

虞羅自各虛施巧

隋魏彥深鷹賦何虞者之多端運橫羅以羈束

春鴈同歸必見猜萬里寒空祇一日金眸玉爪不凡材

鴈門有紫疆城草皆紫色曰紫塞趙云虛施巧則未
能得矣次句又序所謂臘後春生鶯飛避暖故云與雁
同歸壯塞而雁有見猜之理
矣人所以成起紫塞之句也

右二

鷗

江浦戲鷗戲無他亦自饒却思翻玉羽隨意點春苗雪

惜還須浴

一作落

風生一任飄幾羣滄海上清影日蕭蕭

趙云無他言無他憂虞也所以亦自饒縱而浮泛下句又言鷗以浮泛江浦為未饒縱又思明年之春田有新苗翻玉羽而點之斯為飛翻之隨意矣下得點字不亦奇乎浴于雪中固是鷗中之耐寒風生而飄是一事南越志曰江鷗一名海鷗在滄海中隨潮上下常以三月風至乃還洲嶼頗知風雪若羣飛至岸渡海者以此為候故又有末句滄海之語

猿

裊裊啼虛

一作雲

壁蕭蕭掛冷枝艱難人不免隱見爾如

知慣習元從衆全生或用奇前林騰每及父子莫相離

趙云宜都山川記峽中猿鳴至清諸山谷傳其響行音
歌曰巴東三峽猿鳴悲猿鳴三聲淚霑衣此啼之事也
張載論白猿玄豹藏于樞檻何以知其接垂條于千仞
此掛之事也又蕭詮詩掛藤疑欲飲艱難人未免兩句
似難解宜言道路艱難人所不免而有出有處是為隱
見然不知隱見之機若猿則知之也蓋猿之便捷常隱
茂林之中公又曰猿捷長難見若莊子有見巧之狙則
猿之可羅者斯或隱或見猿蓋如知之乎若其便捷之
慣衆猿皆如此次句言其于便捷之中得以
全生如搏矢避弓之事末句又深言其意矣

黃魚

日見巴東峽

荆州記巴東三峽巫峽長

黃魚出浪新脂膏兼飼犬

韓愈

又魚詩飼犬驗今朝杜補遺鹽鐵論曰荆山之下以
王抵鵲江陵之人以魚飼犬又王充論衡曰鍾山之下

以玉抵鵲彭蠡之濱以魚食犬長大不容身筒桶相沿久風雷肯為神

泥沙卷涎沫回首恠龍鱗

筒桶捕魚器也

趙云筒桶

為駢而隨其因以取之也風雷肯為神蓋不肯為神也若龍者則風雷為之神矣黃魚徒大似龍鱗乃不能起風雷此所以為可恠也

白小

白小羣分命

易曰物以羣分

天然二寸魚細微霑水族風俗當

園蔬入肆銀花亂傾箱雪片虛生成猶拾卵盡取義何

如

西京賦攫胎拾卵蜺蜉盡取

趙云取白小生成之物遂猶拾卵而盡取矣蓋言白小之微細所當宥也

麋

永與清溪別蒙將玉饌俱無才逐仙隱不敢恨庖厨亂

世輕全物微聲及禍樞衣冠兼盜賊饗饗用斯須

文十八年

傳縉雲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以此三凶謂之饗饗注貪財為饗食食為饗趙云梁王筠侍晏餞臨川王北

伐四言詩曰玉饌駢羅瓊漿泛溢無才逐仙隱則仙家嘗乘鹿車或騎鹿也亂世輕全物之物及禍樞似言聖

世猶不至于暴殄天物而亂世輕全生之物才聞鹿鳴之微聲則禍隨之矣或曰鹿好其類聞鳴則聚故人寧

為其鳴以致之柳子厚所謂楚之南有獵者為鹿鳴以感其類伺其至發火而射之是已未句言衣冠之人行

如盜賊惟知饗饗而已故使人多害生物用以充庖止在斯須之間焉然則公之仁心于物又不避忌諱矣

雞

紀德名標五

史有紀德之碑韓詩外傳田饒曰夫雞平頭戴冠文也足傳距武也見敵而鬪勇也

得食相呼義也鳴不失時信也雞有五德君猶烹而食之其所由來近也初鳴度必三

禮文王世

子雞初鳴衣服至寢門

殊方聽有異

晉祖逖與劉琨同寢中夜聞雞鳴蹴琨曰此非惡聲因起

舞失次曉無慙

詩雞鳴匪雞則鳴蒼蠅之聲後漢應門失守闕雕刺世趙云度必三則史記

所謂雞三號也必三字出禮記喪服大傳公在薨為殊方而聽雞鳴有異于中原之它日則以雞多失鳴之次

而天既曉矣殊無慙也此失字乃陳壽國志所謂失旦之雞者矣舊注引詩非是問俗人情似

充庖爾輩堪

禮充君之庖

氣交亭育際平峽漏司南

趙云孔子云入

國而問俗禮記何謂人情爾輩字出選蓋言以難充庖者皆風俗人情之常爾又引末句意言難之所以難充庖以其生息之繁蓋一氣之所亭育也梁劉孝綽謝給藥啓一物之微遂留亭育方氣所交以亭育萬物之際其在巫峽之地為池漏其司南之氣則于此難之多可以充庖而足也晉輿服志有司南車其用之于義理如梁劉勰文心雕龍體性篇有云文之司南用此適也則言文之指迷如司南車焉今公又借字以言氣之司于南方耳所見如此更俟明識然今公此篇已已上數篇大率皆作惛語以含深意耳

別蘇僕

赴湖
南幕

故人有遊子棄擲傍天隅

李陵詩遊子暮何之又各在天一涯

他日憐才

命居然屈壯圖十年猶塌翼

陳琳檄忠義之佐垂頭塌翼

絕倒為驚

呼音琅瑯王澄每開衛玠言輒歎息絕倒故時人爲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趙云他日前日也前日

嘗憐愛蘇之才命以爲必超騰矣而今居然猶壯圖之屈也尹文子曰形之與名居然別矣絕倒義蓋氣絕而

欲倒也故笑亦謂之絕倒消渴今如此有司馬相如常提攜魏老夫長

者與之提攜宣知臺閣舊洗拂鳳凰雛蜀麗統號鳳雛易得

實翻蒼竹棲枝把翠梧趙云公自言其有消渴之病不能提攜蘇後爲魏也下四句遞

相惟其以不能提攜爲媿故豈更知其能以臺閣之舊而先獎拂鳳之雛也公曾爲左拾遺是爲臺閣舊古

有鳳將雛之曲蘇乃公故人之子故目之爲鳳凰雛莊子曰鳳凰非梧桐不棲非練實不食謂竹實之白如練

也北辰當宇宙南岳據江湖國帶煙塵色兵張虎豹符

杜詩傳發兵皆以虎符

數論封內事揮發府中趨

趙云上句言帝都語曰北辰居

其所而衆星共之是已次句言湖南據者以蘇後往為
幕客故指其地而言是時干戈未息故云國帶煙塵色
三字蓋如庾信詠懷詩云馬有風塵氣人有關塞衣也
虎符豹符則所以發兵也惟其如此而蘇後往為幕客
則數論其湖南封內之事于府趨之間發揮之
也古樂府陌上桑曰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贈汝秦
人策文十三年傳秦伯使士會行統餉贈之莫鞭轅下
駒灌夫傳上怒內史曰今日廷論局促效轅下駒趙
云夫策所以趨馬贈汝秦人策則勸之以必行駒所
以駕轅莫鞭轅下駒
則戒之以無妄舉矣

月圖

孤月當樓滿寒江動夜扉委波金不定

前漢樂志云月穆穆以金波

照席綺逾依

江淹詩綺席生浮埃趙云委于波中則蕩漾而金色不定照席上則與綺繡相依

委字與照字皆月身上字月賦云委照而吳業昌此所謂委照委下其照也波金字金波之倒也席綺字綺席之倒也六韜曰紂時婦人以文綺為席未缺空山靜高懸列宿稀故園松

桂一作菊

發萬里共清輝

古詩千里共明月又清輝溢天門趙云未缺言月之尚圓記

云三五而盈三五而缺高懸言月之著象列宿稀則月明星稀也謝莊月賦隔千里兮共明月沈約望秋月云清輝懸洞房松桂一作松菊非

中宵

西閣百尋餘

西京賦巨獸百尋八尺曰尋

中宵步綺䟽

天台賦銀日烟晃于綺䟽

陸機振風薄綺疏逴賦云照文虹于綺疏注窗也

飛星過水白落月動沙虛擇

木知幽鳥

家語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詩鳥鳴嚶嚶出自幽谷趙云動字公屢使如星臨萬戶

動寒江動夜靡今云落月動沙虛只一動字為有精神矣

潛波想巨魚

古詩潛虬思餘波漢書巨

魚縱大壑

親朋滿天地兵甲少來書

白帝樓

漠漠虛無裏

陸機詩街巷紛漠漠

連連睥睨侵

見本卷上白帝城詩

樓光去

日遠峽影入江深臘破思端綺

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

春歸待

一金去年梅柳意還欲攪邊心

詩祇攪我心 趙云睥睨城上女牆也 侵則侵

虛無之裏言其高也 韓子云世有百金之馬無一金之鹿也 臘破思端綺所以禦寒且為新服春歸待一金所以充費且以為賞故 有未句梅柳之興

送王十六判官

客下荆南盡君今復入舟買薪猶白帝鳴櫓已

一作沙

頭

江陵吳船至泊于郭外沙頭

衡霍生春早瀟湘共海浮荒林庾信

宅為仗主人留

趙云領聯蓋言舟未行尚在白帝城下買薪而沙頭猶欠此舟鳴櫓而泊也 師

民瞻作已沙頭句及衡霍瀟湘則王判官所經往之地當以榔衡為止乎衡霍以公之時言之則一山而受二

名厥後皮日休作霍山賦上之朝廷以正霍之本
地乃在壽州故其駢邑曰霍其賦中云自漢之後
後乃易我號而歸于衡公今所謂衡霍則當時言
衡山猶曰衡霍故對瀟湘瀟湘則湘江也衡霍瀟
湘其處自江陵而往則王判官者豈非將往彼而
後止乎于衡霍言生春早則送之之日探言之也
庾信南陽新野人父肩吾文學獨步江南信仕梁
值侯景之亂奔于江陵則于江陵有舊宅焉主人
則王所至江陵之處主人也

奉送卿二翁統節度鎮軍還江陵

火旗還錦纜

龍旗九旒以象大火諸侯所建烏旗七旒以象鶡火州里吳甘寧以錦維舟維舟

白馬出江城

趙云火旗朱旗也還錦纜則軍從舟中歸矣隋煬帝為錦纜龍舟乃天子事而甘寧

亦嘗為錦纜則富貴家事而已龐德好嘹唳吟笳發蕭
騎白馬號白馬將軍以叱卿二翁也

條別浦清寒空正峽曙落日渭陽明

趙云吟筇軍中之所吹也別浦則舟

經之處也寒空正峽曙說夔州公之在也落日渭陽明說長安所以懷鄉又暗有卿二翁者乃公舅翁之義也師民膽作渭陽情不必如此

留滯嗟衰病何時見息兵

嘆其留滯于變而懷望長

安也

閣夜

歲暮陰陽催短景

謝靈運雪賦歲將暮時既昏鮑照舞鶴賦歲曄曄而催暮又窮陰殺節急

景凋年

天涯霜雪霽寒宵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

動搖顏氏家訓問一夜何故五更曰更歷也經也杜補遺西清詩話云作詩用事要如釋語水中著鹽

飲水乃知鹽味此說詩家秘密藏也如子美五更鼓角
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人徒見陵轢造化之工不知
乃用故事也補衡搗漁陽摻其聲悲壯漢武故事星辰
影動搖東方朔謂民勞之應則善用故事如繁風捕影
豈有野哭幾家聞戰伐夫子惡野哭者非其所而哭曰野哭夷歌是一作

處起漁樵

蜀都賦曰陪以白狼夷歌成章

卧龍躍馬終黃土

卧龍謂孔明也郭外

有孔明廟躍馬謂公孫述也城有白帝祠此二人蜀之英雄言不免歸于土

人事音書

一作漫

寂寥

蜀都賦公孫躍馬而稱帝趙云英雄皆不免于死人事依依何至漫自寂寥乎一云人事音塵無

義

白帝城最高樓

城尖徑仄

一作翼

旌旆愁獨立縹緲之飛樓

海賦神仙縹緲

峽折

雲霾龍虎睡江清日抱鼃鼃遊扶桑西枝對斷石

日出陽谷

浴于咸池拂于扶桑山海經云大荒之中暘谷上有扶桑十曰所浴九曰居下枝一曰居上枝皆戴烏

弱

水東影隨長流

薛云淮南子弱水出自窮石注窮石在張掖北其水弱不能勝羽

杖藜

嘆世者誰子泣血迸空回白頭

趙云徑仄舊作徑誤又作徑翼無義旌旆

愁則城上此戍之旌也縹緲高遠不明之貌魯靈光殿賦云忽縹緲以響像公所主此領聯言峽壁開圻而

雲氣霾龍虎之睡江水澄清而日光抱鼃鼃之游腹聯則為張大之語以見樓之最高也扶桑在東故望見其向西之枝且與斷石相對隔也道書言蓬萊隔弱水三十萬里以弱水在東所以言東影非禹貢之弱水此與

朱崖著毛髮碧海吹衣裳之格相類莊子云
惠憲杖藜應門誰子蓋誰氏之子省文也

覽鏡呈柏中丞

渭水流關內

西都賦帶以洪河涇渭之川

終南在日邊

詩終南何何有毛萇曰終

南國之名山西都賦表以太華終南之山是也

膽銷豺虎窟

南都賦豺虎肆虐

淚入犬

羊天起晚堪從事行遲更覺仙鏡中衰謝色萬一故人

憐

趙云首兩句則懷望長安頷聯兩句則傷逢時之艱腹聯兩句則傷其衰老而下兩句則求憐于柏中丞

也渭水終南言長安也晉明帝云只聞人從長安來不聞人從日邊來故凡言帝都者以日邊言之吐蕃以犬羊之資輒犯中原為盜賊窟穴于此所以膽銷其為豺虎之地而恨其不安本國犬羊之天也凡仕有官守者

必早起起晚矣。可堪從事乎。仙者身輕步疾。老而行遲矣。那更覺為仙乎。豈因覽鏡見衰而遂歎其終不能仙乎矣。

西閣夜

恍惚寒空暮逶迤。白露昏山虛。風落石樓靜。月侵門擊柝。可憐子無衣。何處村時危。關百慮。盜賊爾猶存。

趙云舊本

作寒山暮。師民瞻本作寒空暮。是蓋下有山字也。老子曰。恍惚其中有物。寒空暮上著恍惚字。亦新矣。逶迤字多矣。如紆餘逶迤也。白帝上有此戍。則每夜有擊柝之役。列子楊朱篇載公孫朝謂子產曰。若欲以辭說亂我之心。不亦鄙而可憐哉。隋江總南還尋草市宅詩云。無人訪語。默何處。叙寒溫。易云一致而百慮。

灤西寒望

水色含羣動朝光切太虛年侵頻悵望興遠一蕭疎猿

掛時相學鷗行烟自如瞿塘春欲至定下灤西居

趙音朝

陟遙切言晨朝之光也陶潛云日入羣動息故對太虛
天台賦云太虛寥廓也年侵字陸機豫章行云前路既
已多後塗隨年侵末句公雖有是言而次年之
春初猶在西閣其遷居則先在赤甲方移灤西

陪柏中丞觀晏將士二首

極樂三軍士誰知百戰場無私齊綺饌久坐密金章

趙云

言其安樂而無戰也梁何遜輕薄篇曰象牀香繡被玉
盤傳綺食金章銅印也銅章墨綬縣令之章飾而公今

言則指將士之金帶耳鮑明遠詩云開
壤襲朱綬左右佩金章此乃言金帶也
醉客霑鸚鵡佳

人指鳳凰幾時來翠節特地引紅綬
趙云上兩句是宴中之事杜田云鸚

鵡杯名雕刻海蟲而為之像鸚鵡形昔人以之勸酒并
為罰爵且又引南海異物志云鸚鵡螺狀如覆杯形如
鳥頭向其腹視之似鸚鵡故以為名又引酉陽雜俎云
梁宴魏使酒至鸚鵡杯徐君房飲不盡屬魏肇師曰海
蟲蛻蜺尾翅皆張非以為玩亦以為罰今日直不得辭
田以為酒杯名是矣既引南海異物志之說則螺自名
鸚鵡又却先自云雕刻海螺為之象鸚鵡形自相矛盾
大率以其螺為貴其次刻像之耳而田不能斷也佳
人指鳳皇則筵上或畫圖或繡帳之上有之而佳人共指
而言說也杜田云佳人指鳳皇疑是秦女弄玉吹簫乘
鳳皇飛去事不敢強釋之又非是筵乃柏中丞宴將士
使妓耳豈有弄玉之事耶末句使紅綬字尤可見矣梁

簡文帝從軍行
曰紅粧來起迎

右一

繡段裝簷額金花帖鼓腰一夫先舞劍百戲後歌樵

趙云

上句則樂工之節下句則工所擊之鼓歌樵則戲為變
映樵歌之音也公閱夜詩曰夷歌是處起漁樵是已舊
本作歌樵乃引李廣傳注刁斗曰以銅作鑼然考之韻
書音焦溫器也三足而有柄別無歌義今校定歌鑼是
蓋軍中之樂
江樹孤城遠雲臺使寂寥漢朝頒選將應拜霍

嫖姚

趙云謝朓詩雲中辨江樹雲臺使寂寥豈久
無使命之來乎且引末句而以霍比中丞也

右二

漢中王報韋侍御蕭尊師亡

秋日蕭韋逝淮王報峽中少年疑柱史多術怪仙公

趙云

淮王則漢淮南王安其人賢以比漢中王也柱史以言韋侍御老聃為周柱下史而韋以少年為之故疑其不似聃也仙公以言蕭尊師仙公疑有多術以延生而死故怪之也神仙傳有葛仙公不但時人惜

祇應吾道窮一哀侵疾病相識自兒童處處鄰家笛飄

飄客子蓬

趙云左傳序云反袂狀面稱吾道窮也鄰家笛使向秀聞笛事秀思舊賦序于時日薄虞

洲寒水淒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想曩昔遊燕之好感音而嘆作賦也客子蓬則公自嘆其飄零也

強吟懷舊賦已作白頭翁

趙云懷舊賦潘安仁所作以懷楊肇父子蓋懷二人也公

今所懷王蕭二人可借用矣壺
關三老上書云白頭翁教臣也

南極

南極青山象西江白谷分古城疎落木荒戍密寒雲歲

月蛇常見風颺虎或聞

趙云按晉天文志南極在井柳之中正是南方之星故公于夔

州詩可用矣西江指蜀江蓋楚人以蜀江為西江也

近身皆鳥道殊俗自人羣

趙云

南中八志曰交趾郡治龍編縣自興古鳥道四百里蓋以其險絕獸猶無蹊人所莫由特上有飛鳥之道耳而用鳥道字則沈約悲瑩賦依雲邊以知國極鳥道以瞻家也莊子以馭人羣

睥睨登哀柝

孤照夕曛

睥睨城上小城也于此可以瞻視言白帝城上有屯戍故也舊本矛孤善本作蜚孤是左

傳取整弧以登乃鄭之旗名也方可對脾腕若作矛弧
即是兩物必不以對脾腕之一名矣言照夕曛則旗為
照謝靈運詩亂離多醉尉愁殺李將軍趙云公以李將
夕嵐氣氣陰醉尉字而杜田又引南史何敬容傳謝郁作書戒之其
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傳中言霸陵尉醉則已可使
醉尉字而杜田又引南史何敬容傳謝郁作書戒之其
說亦是但不
細看廣傳耳

搖落

搖落巫山暮寒江東北流煙塵多戰鼓風浪少行舟趙

此大歷二年詩是年九月吐蕃寇雲川又寇邠州郭子儀屯于涇陽又桂州山獠反則為煙塵多戰鼓矣孫子荆書煙塵俱起震天駭地鵝費羲之墨韶餘季子裘長懷報明主卧

病復高秋

趙云公以義之自比義之性愛鵝山陰道士養好鵝因求市之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當舉

羣相贈耳義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然公不解書于題于義為不切學者頗疑之豈適會見鵝而起句或有此事而公紀實耶抑嘆其貧于鵝則必以字換之于衣則止餘獎裘而已耶戰國策蘇秦仕趙趙王資貂裘黃金使說秦書十上而說不行墨貂之裘獎今云貂餘季子裘言貧如蘇子矣

季秋江村

喬木村墟古疎籬野蔓懸素琴將暇日

趙云言將琴往江村當暇日也

白首望霜天登俎黃柑重支牀錦石圓

支牀出史記龜策傳遠遊

雖寂寞難見此山川

九家集注杜詩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九家集注杜詩卷三十二

宋

郭知達

編

近體詩

季秋蘇五弟纓江樓夜宴崔十三評事韋少府

姪三首

峽險江驚急樓高月迴明一時今夕會萬里故鄉情星

落黃姑渚秋辭白帝城老人因酒病堅坐看君傾

趙黃姑云

渚天河之
別名也

右一

明月生長好浮雲薄漸遮

宋玉九辯云何沍澁之浮雲兮森壅蔽此明月悠悠

照邊塞

月賦外素質之悠悠

悄悄憶京華清動杯中物

鮑云陶淵明詩天運

苟如此且進杯中物

高隨海上查

事見查上覓張騫注

不眠瞻白兔

劉孝綽月詩攢

柯伴玉蟾植

百過落烏紗

烏紗帽也其傳尚矣

趙云月中有兔叢映金兔

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免在腹烏紗帽也杜佑通典帽門載矣

右二

對月那無酒登樓況有江聽歌驚白鬢笑舞拓秋窗樽

蟻添相續

子建七啟盛以翠樽酌以雕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

沙鷗並一雙盡憐

君醉倒更覺片

一作我

心降

詩我心則降髮生鬢公詩又云百年雙白

趙云還有白

鬢張協玄武館賦云春牖左開秋窗右豁樽蟻言酒之浮蟻也末句當以片心為正方有功矣

右三

送孟十二倉曹赴東京選

君行別老親此去苦家貧藻鏡留連客江山憔悴人

杜補

遺藻鏡猶藻鑒也故子美上韋左相詩又有持衡留藻鑒之句晉太康四年制曰藻鑑銓衡又唐舊史許子儒長壽中為天官侍郎居選部不以藻鏡為意趙云題送赴東京選故用藻鏡事既是赴選則須等候藻鏡之

所取非旬日之事故云留連客也江山憔悴
人則客遊所歷雖江山之勝亦為憔悴人
秋風楚竹

冷夜雪羣梅春朝夕高堂念應宜綵服新
趙云秋風楚竹冷說孟倉

曹所起發之地在夔也夜雪羣梅春言孟倉曹所往之
時逢雪于羣也羣縣今西京屬縣西京則唐所謂東京
也未句又申言其別思之也列女傳曰老萊子孝
養二親行年七十嬰兒自娛著五色采衣楚竹冷羣梅
春謂之
雙紀格

憑孟倉曹將書覓土婁舊莊

平居喪亂後不到洛陽岑為歷雲山問無辭荆棘深北

風黃葉下南浦白頭吟

文君作白頭吟薛云楚詞余
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

十載江湖客茫茫遲暮心

趙云前四句託孟倉曹往問莊居之荒葦何如後四句則

公言其在夔時候與處所也黃葉下變用木葉下白頭吟雖是文君以相如晚年置妾而有此作其後為樂府則言君臣朋友顧遇之不終而公今所用又止以其老年白頭所吟咏耳楚詞云傷美人之遲暮

耳聾

生年鵑冠子

杜補遺後漢與服志武冠加雙鵑尾在左右謂之鵑冠五官虎賁羽林皆冠之鵑者

勇雄也其鬪無已一死乃止故趙武靈王為冠以表武

士是詩所謂鵑冠子者楚人隱居深山中衣敝履穿以

鵑為冠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事馮諼

嘗師事之後顯于趙鵑冠子懼其薦已遂與之絕歎世

鹿皮翁

趙云前漢書藝文志有稱鵑冠子一篇師古云以鵑鳥羽為冠也列仙傳鹿皮翁者葛川人也

少為府小吏工巧舉手能成器械岑山上有神象人不能至小吏白府君請木工斧斤三十人作轉輪懸閣意思樸至數十日梯道四門成上其顛作茅舍留止其旁 眼復幾時暗耳從前月聾

猿鳴秋淚缺雀噪晚愁空黃落驚山樹呼兒問朔風 趙

猿鳴秋淚缺雀噪晚愁空以耳聾之故而幸其不聞也未句但見山木葉黃落而不聞風聲所以呼兒而問宋玉九辯云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黃落而變衰曹子建有朔風篇

小園

由來巫峽水本是楚人家客病留因藥春深滿為花秋庭風落果漲岸雨頽沙問俗營寒事將詩待物華

趙云此篇

蓋須水以為用之詩也。楚城居高而下，取江水最為艱得。故以為咏矣。客病留，因藥則藥須水以洗濯，故留水者，因藥也。春深買為花，則花須水以灌溉，故買水者為花也。後兩句則縱言眼前之秋景矣。末句又營人家備冬寒之俗事，而不廢吟咏也。

自瀼西荆扉且移居東屯茅屋四首

白鹽危嶠北，赤甲古城東。平地一川穩，高山四面同。

趙云

首兩句以引下句耳。平地一川，蓋在白鹽山之北而赤甲城之東故也。謝靈運詩序有云：石門新營，所往四面

高煙霜淒野，日旸猶熟天。風
趙云：周王褒送葬詩云：寒近邊雲黑，塵昏野日黃。公

嘗使云：野日荒白也。周勃領北軍誅諸呂，是日天風大起，而古詩枯桑知天風也。
人事傷蓬轉

欽定四庫全書

吾將守桂叢

劉安招引桂樹叢兮山之幽
趙云曹植雜詩曰轉蓬離本根

右一

東屯復瀼西一種住清溪來往皆茅屋淹留為稻畦市

喧宜近利

西居近市易異
為近利市三倍

林僻此無蹊若訪衰翁語須

令賸客迷

趙云青溪非名也水色之青而已謝莊詩曰
青溪如委黛公于成都浣花詩亦曰青溪可

見矣馬季長笛賦有云間介無蹊人迹罕到此無蹊此
字則指東屯與瀼西也如曹子建云置酒此河陽之比
須令賸客迷則承無蹊
之下言賸客添迷也

右二

道北馮都使高齋見一川子能渠細石吾亦沼清泉枕

帶

一作席

還相似柴荆即有焉

趙云渠字沼字此以字之重字為輕字以體為用者

也枕帶還相似言枕山帶水也一作枕席淺矣柴荆亦是兩字蓋言荆扉柴扉之義而字則謝靈運初去郡云

促裝反柴荆即有焉又言馮斫畬應費日解纜不知年

都使與已俱有柴荆以居也

斫畬應費日解纜不知年

杜補遺楚俗燒榛種田曰畬先以刀芟治林木曰斫畬其刀以木為柄刃向曲謂之畬刀畬音式車反趙云

言方移居東屯為農夫之事而從事于斫畬則欲扁舟

儘南下之意且輟止矣故解纜未知其幾何時也斫畬

兩字是楚人語又農書云按荆楚多畬田先縱火燎爐

候經雨下種歷三歲土脉竭不可復樹藝但生草木復

燎旁山劉禹錫適連州畬田行云何處好畬田團團漫

山腹鑽龜得雨卦上山燒卧木又云下種暖灰中乘陽

圻牙藥蒼蒼一雨後
荳頽如雲發白居易子規歌云畬
田有粟何不啄燒榛種田也爾雅一歲曰苗二歲曰新
三歲曰畬易曰不苗畬皆音餘苗田凡三歲方可復種
蓋取畬之義也
爚音餽爇火燎草也
爐音廬火燒山界也

右三

牢落西江外參差北戶間
久遊巴子宅臥病楚人山
幽

獨移佳境

謝靈運幽獨賴鳴琴顧愷之云漸入佳境

清深隔遠關寒空見駕

鷺回首憶朝班

趙云吳都賦云開北戶以向日齊南冥于幽都注言日南人開北戶向日以就

明則以南為幽都亦如中國之見北也公居于夔乃楚地與荆渚吳越相近矣故得言西江外北戶間也公詩

又云東望西江永南遊北戶開矣隔遠關則指言白帝城之闕末句公嘗為左拾遺通籍而朝故見鴛鴦而憶朝班也

右四

題柏大兄弟山居屋壁二首

叔父朱門貴

郭景純朱門何足榮

郎君玉樹高

趙云謝道蘓云一門叔父則有阿大

中郎魏宋以來貴人之子曰郎君叔姪則亦父子故可使郎君朱門字雖是常語祖出東方朔十洲記曰臣故韜迹而赴王庭藏養生而待朱門矣謝安嘗戒約子姪因曰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玄荅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
生于庭階耳
山居精典籍文雅涉風騷江漢終吾老

雲林得爾曹

趙云書序云秦滅三代典籍選有云同祖風騷詩云美化行乎江漢之域又云滔滔

江漢南國之紀公欲適荆哀絃繞白雪未與俗人操杜楚而南故云終吾老也

遺哀絃琴也記曰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又枚乘七發龍門之桐高尺而無枝使班爾斫斬以為琴野蘭之絲以為絃孤子之鉤以為隱九寡之珥以為弣師堂操張伯牙為之歌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子能強起而聽之乎注弣音的鉤珥皆寶也隱弣皆琴上飾取孤子寡婦之寶而用之欲其聲多悲哀九寡九度寡也琴錄曰琴曲有幽蘭白雪風入松鳥夜啼俗人非知音者故未可與之操趙云宋玉曰陽春白雪之曲唱彌高而和彌寡于哀絃之中所彈者白雪非俗人所能也薛云右按宋玉對楚襄王問曰客有歌郢中者其始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又文選鮑照

詩蜀琴抽白雪
郢曲繞陽春

右一

野屋流寒水山籬帶薄雲靜應連虎穴喧已去人羣筆

架霑窗雨書籤映隙曛蕭蕭千里馬箇箇五花文

趙云未句

以駿馬比拍之兄弟矣公嘗曰五花散作雲滿身詩云蕭蕭馬鳴箇箇指言五花文之箇箇非謂馬一匹為一箇也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又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

右二

暝

日下四山陰山庭嵐氣侵

謝靈運夕
曉嵐氣侵

牛羊歸徑險

詩羊
牛下

來北征賦日曉曉其
將暮觀牛羊之下來

鳥雀聚枝深正枕當星劍收書動

玉琴半扉開燭影欲掩見清砧

星劍劍上有星文也玉
琴以玉為琴徽也趙

云星劍則劍上有七星之象也非是氣衝牛斗之謂江
淹去故鄉賦撫玉琴兮何親末句扉欲掩見清砧則欲
更掩其半扉之時見已
家之清砧蓋時秋矣

茅堂檢校收稻二首

香稻三秋末平田百頃間喜無多屋宇幸不礙雲山御

袂侵寒氣

秋興賦藉莞
蓊御袂衣

嘗新破旅顏

禮天子
以嘗新紅鮮終日

有玉粒未吾慳趙云御袂侵寒氣言雖御袂衣矣而寒氣猶侵之則山居故也紅鮮似言魚也
玉粒則春稻為米其白如玉矣
亦不必泥蘇秦米貴于玉事

右一

稻米炊能白秋葵煮復新誰云滑易飽老藉軟俱勻種

幸房州熟苗同伊闕春無勞映渠盃自有色如銀

杜補遺魏

文車渠枕賦車渠玉屬也多纖理縉文生于西國其俗寶之惟二儀之普育何萬物之殊形料珍怪之上美無茲枕之獨清苞華文之光麗發符彩而揚榮理交錯以連屬似將離而復并又渠陸倕蠡杯銘曰用邁羽杯珍逾渠枕寶同蠡測形均模滿又廣雅曰車渠石次玉也趙云滑字與滑流匙同養老藉軟俱勻與軟炊香飯

緣老翁同義房州熟伊闕春蓋稻名也未句
言不必用梁盤盛之此飯其色自如銀矣

右二

朝二首

清旭楚宮南霜空萬嶺含野人時獨往雲木曉相參俊

鵲無聲過飢鳥下食貪病身終不動搖落任江潭陸士衡載

翼江潭趙云清旭清朝也江賦云視氛縈于清旭楚

宮則楚王之宮也霜空言帶霜之空也朝未甚有行人

故野人時獨往耳未句蓋公欲南下而未能也易云寂

然不動屈原既放于江潭或云蘇東坡謂子美詩外尚

有事在故其病身曾不搖

蕩而不隨草木之搖落也

右一

浦帆晨初發郊扉冷未開村疎黃葉墜野靜白鷗來磯

潤休全濕雲晴欲半回

淮南子云山雲蒸柱礎潤江淹山雲潤柱礎

巫山冬

可怪昨夜有奔雷

浦帆音去聲今官韻亦收矣師民瞻本疑之乙其字為帆浦非是然夢

州詩而云浦帆何也蓋題是朝詩句云浦帆晨初發郊扉冷未開兩句通義言方此晨朝之際想江浦之中其

帆起發而郊居之家以冷而未開其扉也顏延年贈王太常詩曰郊扉常晝閉礎者柱下之礫石也礎潤休全

濕休者罷也言礎石之潤經夜稍乾而半濕矣雲晴欲半回言朝既晴霽其宿雲半斂而回去也奔雷公雨使

矣出三都賦

右二

晚

杖藜尋晚巷炙背近墻暄

嵇康書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

區之意亦已疎矣公又嘗有句云炙背可以見天子

人見幽居僻吾知拙養尊朝

廷問府主耕稼學山村

趙云此句法難解蓋言朝廷以務農重穀之事問府主故亦化

而學山村耕稼也然此等句法學者不可做之也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

歸翼飛棲定寒

燈亦閉門

曹子建歸鳥赴喬林翩翩厲羽翼陸士衡願假歸鴻翼翻飛游江汜趙云棲鳥以枝定

為安故詩人每用定字如公今云歸翼飛棲定如白樂天風枝未定鳥難棲如李商隱棲鳥定寒枝然三定優

劣必有能辨者原其所出則
周庾信云鳥寒栖不定也

夜二首

白夜月休弦燈花半委眠號山無定鹿落樹有驚蟬暫

憶江東鱸

張翰憶
鱸膾

兼懷雪下船

王子猷訪
戴安道

蠻歌犯星起

重覺在天邊

趙云當此白夜于月休隱其所見者弦之狀與燈
花半委落之際眠卧也重覺在天邊言其遠也

右一

城郭悲笳暮村墟過翼稀甲兵年數久賦斂夜深歸暗

樹依巖落明河繞塞微斗斜人更望月細鵲休飛

樂府
月明

星稀鳥鵲南飛 趙云賦斂夜深歸言村落之民入市
供官賦斂以夜深而後歸也暗樹依巖落言葉也傳曰
木落冀本亦遂以言葉矣天漢謂之明河故宋之間有
明河篇也繞塞微則夜深矣故末句又有斗斛月細之
語鵲休飛者休停其飛也月細而不甚明此鵲飛之所以休也

右二

東屯月夜

抱疾漂萍老防邊舊穀屯春農親異俗歲月在衡門

趙云

東屯所以得名者防邊而屯戍之地也言抱疾病而如
漂萍之老在屯積舊穀以防邊之處也古詩云泛泛江漢
萍漂蕩水無根論語曰舊穀既沒禮記王制民生其間
者異俗然公所用乃如匡衡云成湯所以化異俗而懷

鬼方者蓋公中原人而遠客於夔故稱之為異俗
公于俳諧體詩又云異俗吁可恠
詩衡門之下
青女

霜楓重

晚霜楓葉丹
青女霜神名

黃牛峽水喧泥留鬪虎跡月挂客

愁村喬木澄稀影輕雲倚細根

趙云淮南子曰青女出以降霜盛弘之荊州記

白宜都西陵峽中有黃牛山江湍迂回塗經信宿猶望見之行者語曰朝發黃牛暮宿黃牛三日三暮黃牛如

故後兩句當秋木葉落故謂之稀影輕雲倚細根則山中有雲故倚喬木之細根也
數驚聞雀噪

暫睡想猿蹲

趙云皆以月明之故也月照樹白則雀日驚而噪猿以有照不得久睡故暫而已

轉東方白風來北斗昏天寒不成寐無夢有歸魂

趙云上兩

句可謂

奇矣

東屯北崦

盜賊浮生困誅求異俗貧空村惟見鳥落日未

一作不

逢

人

登樓賦白日忽其西匿鳥相鳴而舉翼原野闕其無人征夫行而未息

步壑風吹面看

松露滴身遠山回白首戰地有黃塵

趙云人之所以為盜賊者以浮生之

困也管子曰衣食足而知榮辱諺云盜賊起于貧窮觀下句則所以招盜之因也公豈不知政哉莊子其生若浮其後鮑照詩浮生旅昭代戰塵謂之黃塵者以其塵起之多茫茫然黃也曹子建云大風隳其四起揚黃塵之冥

雲

龍自

一作以

瞿唐會江依白帝深終年常起峽每夜必通

林收穫辭霜渚分明在夕岑高齋非一處秀氣豁煩襟

趙云公自言其見雲之處句謂初在霜渚中收穫至辭出時乃見雲在岑分明也高齋非一處則人家皆有高齋可以登覽謝玄暉有郡內高齋閑坐答呂法曹詩

月

趙云四更所見之月而有開鏡之句則乃月滿之狀必十五夜也豈九月之望夜乎于一更二更三更為雲遮也塵匣之鏡至四更在樓上忽見之所以有作既在夔州羣山之中故謂之

山吐月

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

趙云此篇首兩句古今絕唱東坡先生深曉吐字之義故

取下句為五韻以賦五詩自一更至五更皆曰山吐月
又有句云明月翳復吐月言吐字出費昶省中夜聞鶯
衣詩云閨闔下重闕丹墀吐明月蓋吐露其光之謂殘
夜水明樓言夜將盡矣登樓看月其明照于水而水光
照樓句法如塵匣元開鏡風簾自上鉤古詩纖纖似玉
鉤娟娟若娥眉

此不亦奇乎謝玄暉風簾入雙燕趙云上句說月古詩有云破鏡飛
上天又梁簡文帝云形同七子鏡則鏡以此月矣塵匣
字則取鏡以言之鮑明遠擬古詩有云明鏡塵匣中寶
琴生細絲也若全句之勢則又庾信鏡詩云玉匣聊開
鏡輕灰暫拭塵也信直用之于鏡而公則以比月為工
矣謂之元開則驚喜之詞也下一元字可以見一更二
更三更雖有月而雲遮之也下句言樓上之簾已自掛
起則可以分明看月也陳蕭詮詩珠簾半上珊瑚鉤也
兔應疑鶴髮蟾亦戀貂裘趙云上句則公自言其老下
句言其負鶴髮老者之狀庾

信竹杖賦云余老矣鶴髮難
皮貂裘使蘇李子黑貂裘也
斟酌姮娥寡天寒耐九秋
見九秋驚雁序注杜補遺後漢天文志注張昭載靈
憲之言曰月陰精之宗有憑焉者羿請不死之藥于西
王母其妻姮娥竊之以奔月是名蟾蜍又阮嗣宗詠懷
詩悅憚若九春李善注云春秋元命苞曰陽氣成于三
故一時三月陽氣終于九故三月一時凡九十日宋表
曰四時皆象此不獨春也九秋以九十日言之趙云斟
酌者想料之也鮑明遠和王丞詩斟酌高代賢玉臺後
集載董思恭王昭君詩斟酌紅顏盡何勞鏡裏看公于
舟中出江陵云經過憶鄭驛斟酌旅情孤皆為想料之
義以九秋言之則秋之三箇月將盡矣所以知其為九
月之望夜尤明李商隱云姮娥却悔偷靈
藥碧海蒼天夜夜心亦有誚姮娥寡之意

獨坐二首

竟日雨冥冥

楚詞雲容容
分雨冥冥

雙崖洗更清水花寒落岸山

鳥暮過庭煖老須燕玉

唐寧玉有煖玉鞍又有煖玉
孟以為飲器不煖而自熱

充

飢憶楚萍

家語昭昭王渡江有一物大如斗圓而赤取
之以問孔子曰此萍實也吾昔過陳聞童謡

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
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

胡笳在樓上哀怨不堪聽

趙云燕玉以言婦人也古詩云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
玉故摘燕玉兩字以對楚萍待燕玉之人而煖則孟子
所謂七十非人不煖是也觀題云獨坐則又可見矣舊
注引煖玉事于燕玉字何所據乎又煖老之義安在也
末句益言白帝城樓上有鳴笳矣其聲哀
怨所以不堪聽也舊注至引劉琨事為冗

右一

白狗斜臨北黃牛更在東

杜補遺水經注稱歸白狗峽蜀江中流兩面如削絕壁之

際隱出白石如狗形狀具足故以名焉又黃牛山在縣四四十五里周回五十里高三十一里盛弘之荊州記曰黃牛山有重嶺疊起其最大高崖間有石色如人負刀牽牛人黑牛黃其狀分明此崖加之江湍迂回行經信宿猶望見行者歌曰朝發黃牛暮宿黃牛一朝一暮黃牛如故今黃牛峽山下有廟曰洛川王土人云黃牛神也仇池翁有碑載

歐陽文忠公事云

峽雲常照夜江日會兼風晒藥安

垂老應門試小童

薛云莊子原憲杖藜而應門晉夏統詣洛市藥會三月上巳統時在船中曝

所市藥諸青人車乘來者如雲統並不顧蜀志李密陳情表云內無應門五尺之童藁執子立形影相弔亦

知行不逮苦恨耳多聾

趙云白狗黃牛皆峽名臨北在東則公以所居言之江日會兼

風師民瞻本作江月是蓋上句言夜也
末句行不逮蓋獨坐則不復有行矣

右二

雨四首

微雨不滑道斷雲疎復行紫崖奔處黑白鳥去邊明秋

日新霑影寒江舊落聲柴扉臨野碓半濕搗香杭趙云紫崖

奔處黑白鳥去邊明不勞雕刻而雨意自見陰鏗詩有
云水隨雲度黑山帶日歸紅今公詩可與之敵也秋日
新霑影則以雨之故其日影朦朧為霑洒矣謂之
野碓則無庇覆故搗杭至于帶微雨之半濕也

右一

江雨舊無時天晴忽散絲暮秋霑物冷今日過雲遲上

馬回休出看鷗坐不辭高軒當灑灑潤色靜書帷趙云晉張

協雜詩云密雨如散絲

右二

物色歲將晏天隅人未歸朔風鳴浙浙謝玄暉浙浙就

浙振條風李陵與蘇武詩云寒雨下霏霏多病久加飯

衰容新授衣時危覺凋喪故舊短書稀趙云詩雨雪霏霏古詩云上言

加餐飯詩
九月授衣

右三

楚雨石苔滋京華消息遲山寒青兕叫江晚白鷗飢神

女花鈿落

宋玉有神女賦按唐志命蛟

一作人

織杼悲

吳都賦泉客潛織而卷綃注泉客

繁憂不自整終日灑

如絲

趙云宋玉招魂曰君王親發兮憚青兕何遜云可憐雙白鷗朝夕水上遊神女廟在巫山蛟人則江

中所有巫山中花即神女之所以為鈿者被雨而落故

云江賦蛟人構館于懸流此皆巫楚之事也沈約詩非烟復非雲如絲復如霧中摘兩字也

右四

戲寄崔評事表姪蘇五表弟韋大少府諸姪

隱豹深愁雨潛龍故起雲

謝玄暉詩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杜補遺云劉向列女

傳陶峇妻謂其夫曰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澤其毛衣而成其文章故藏以除害也

易曰潛龍勿用又曰雲從龍因泥多仍徑曲心醉阻賢

羣

趙云列子曰見巫季咸而心醉曲徑而倒用徑曲羣賢而倒用賢羣義自足也

忍待江山麗

還披鮑謝文高樓憶疎豁秋興坐氛氲

趙云江山麗則春景也公嘗曰

遲日江山麗今言忍待則忍以待之也所以傷雨之故

矣鮑謝文鮑則鮑照謝則謝靈運豈以此諸公乎坐氛

氲言坐秋氣之中也

有感五首

趙云詩意當是廣德元年史朝義正月已滅之後吐蕃十月未陷京師之

前句有言胡滅則指史朝義也新交戰則指吐蕃也覓張審則指奉使吐蕃者餘地豕則指河北叛將也虎狼盜賊則以指袁晁也不臣朝又以指河北叛將也親賢則指雍王适與郭子儀也將自疑則指僕固懷恩也

將帥蒙恩澤兵戈有歲年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白

骨新交戰雲臺舊拓邊

趙云言新戰之兵方橫白骨將帥必有意于拓邊而功未立其

在雲臺畫像議功者則是舊拓邊之功也

乘槎斷消息無處覓張審

趙云此言遣使

和吐蕃未還所以用張審乘槎為喻本是本是前漢末事而公多用作張審使西域尋河源所乘之槎豈承用

之熟耶見張華博物志新添案竊本傳竊以郎應募使月氏為匈奴單于所留十餘歲得還竊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所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並無乘槎至天河之說博物志又不言張騫而宗懷乃傳會直以為張騫杜公因承用荆楚歲時記所引而趙次公所以屢疑之也

右一

幽薊餘虵豕

為史思明未平也

乾坤尚虎狼

盜賊充斥也云左傳曰吳為封

豕長苻食上國史朝義雖滅而有未臣服服者餘虵豕指河北叛將尚虎狼則盜賊猶自充斥也按編年通載於前歲寶應元年載台諸侯春不貢藩鎮擅命州賊表晁乘亂據浙東基兆於此使者日

相望

董仲舒傳漢家使者冠蓋相望

慎勿吞青海

見君不見青海頭注

無勞問越

裳見越裳翡翠無消息注趙云慎勿吞青海戎以大

君先息戰歸馬華山陽易曰大君有命書武成歸馬于華山之陽

右二

洛下舟車入天中貢賦均

周禮天官惟王建國注周公營邑于土中使居洛邑治天

下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趙云應是史朝義既滅道路亦不阻絕矣故舟車入而貢賦均此指言長安特用洛陽為天地之中為譬也言此以責河朔諸將有不貢日聞紅粟腐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寒待者莊子云舟車之所至

翠華春

翠華天子車蓋

莫取金湯固

賈誼金城湯池萬世帝王之業王元長策金湯非粟

不長令宇宙新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

趙云日間紅粟腐則言其

儲蓄之多寒待翠華春翠華之春和氣所及也上林賦曰建翠華之旗蓋天子之旗也莫取金湯固長令宇宙新又以戒之莊子疏云揭天地以趨新負山岳而舍故宇宙新則一洗乾坤而其命維新矣盜賊則又指袁晁者矣書慎乃儉德詩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右三

丹桂風霜急青梧日夜凋由來強幹地

兩都賦強幹弱枝隆上都而觀

萬未有不臣朝

趙云首兩句蓋以為譬也丹桂耐風霜之物楚辭云麗桂樹之冬榮是已青梧

易凋之物楚辭又云白露下衆草兮奄凋此梧楸是已彼丹桂而值風霜之急所以青梧日夜凋落落矣引下

句若幹之強壯則枝無勝幹之理猶主強則臣自歸服而朝也強幹地則指言長安之尊重也未有不臣朝則如上古諸侯春不貢受鉞親賢往分茅列土親賢並建事今反言以期之也

為元帥

卑宮制詔遥

禹卑宮室漢以所降敕命為制詔趙云去歲寶應元年代宗既即位五

月以雍王為天下兵馬元帥郭子儀副之此親與賢之往也舊注云時代宗為帥却是肅宗時矣終依

古封建

曰封爵建國漢光武紀太常矣議古者封建諸侯以藩屏京師

豈獨聽簫韶書

韶九成

趙云蓋勸朝廷非特任元帥副帥而已終以封建之制待夫親賢而為天子者豈獨聽簫韶之樂宴

樂而已意者代宗猶奏霓裳羽衣之曲乎

右四

胡滅人還亂兵殘將自疑

此詩言安史既平而僕固懷恩反側也

登壇名

絕假

高祖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

報主

一作執王

爾何遲領郡輒

無色之官皆有詞願聞哀痛詔

見忽開哀痛詔注

垂拱問瘡痍

時縉紳

皆重內官而不樂外任故子美有無色有詞之

譏也

趙云安祿山營州柳城胡史思明寧夏州突厥

種皆胡也癸卯廣德元年正月史朝義自縊死自天寶

十四載至是凡九年而安史滅矣將自疑則如僕固懷

恩以疑而叛李光弼以疑而沮者矣登壇字高祖以韓

信為大將登壇而拜之非特假節而已舊注自是假王

直王何干登壇時事耶諸將蒙寵如此故責以下句之

報主矣末句又以望主上之卹民也漢武帝末年屢發

哀痛之詔瘡痍漢書

季布傳瘡痍未瘳

右五

夜

絕岸風威動寒房燭影微嶺猿霜外宿江鳥夜深飛獨

坐親雄劍

鮑明遠云擢雄劍而長嘆烈士傳曰眉間尺

抱鐵柱心有所感遂懷孕後產一鐵楚人命鑢鉚鑄為

雙劍一雌一雄

鑢鉚乃留雄而以雌進王劍在匣中常

有悲鳴王問羣臣對曰劍有雌雄鳴者雌憶其雄

也王大怒

即收鑢鉚殺之眉間尺乃為父殺楚王哀歌

嘆短衣

淮南子曰齊桓公郊迎客夜開門寢戚飯牛車

下擊牛角而為商歌曰南山粲白石爛短褐禪

衣適止肝生不逢堯典舜禪終日飼牛至夜半長夜漫

漫何時旦桓公聞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

之短衣字暗用莊
子短後之衣也

煙塵繞閭闔

趙云閭闔者天門也指言帝都

白首壯

心違

遠遊

江闊浮高棟雲長出斷山塵沙連越雋

按唐地理志劔南道蓋古梁州

之域蜀郡廣漢犍為越雋益
州犍柯巴郡之地總為蜀土

風雨暗荆蠻雁矯銜蘆內

淮南子曰雁從風而飛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以避矰繳
張華賦又矯翼而增遂徒銜蘆以避繳終為戮於此世

猿啼失木間

見六卷哀哀失木狖

樊裘蘇季子歷國未知還

趙云塵沙

連越雋則吐蕃之兵未息也風雨暗荆蠻則言當日在
楚之景詩蠢爾蠻荆則荆州是也淮南子猿狖顛蹶

而失木末句以蘇秦自比蘇秦往秦書十上而說不行
貂裘色弊也歷國乃蘇秦實事其字則仲尼歷聘諸國
也

從驛次草堂復至東屯茅屋二首

峽內歸田客江邊借馬騎非尋戴安道似向習家池趙云

張平子作歸田賦其畧曰超塵埃以遨遊與世事乎長
辭又曰苟縱心於物外安知榮辱之所如蓋以歸在田
間為樂之意也舊注引恨賦敬通見抵罷歸田里却是
得罪矣承騎馬之下故言非尋戴安道蓋訪戴則乘舟
而已似向習家池則以言騎馬似之事出襄陽記曰峴
山南習郁大魚池山簡每醉於此曰此我高陽池也
地險風煙僻江淹風煙有鳥路天寒橘柚垂莊子云粗梨橘柚蜀都賦戶有橘柚

之國公又有云
荒庭垂橘柚

築場看飲積

幽詩九月
築場圃

一學楚人為家

語

楚恭王曰楚王失弓楚
人得之甫時寓楚也

右一

短景難高卧

秋興賦何微陽之短晷陶淵明云夏月虛
間高卧北窗之下此反而用之言短景不

如夏月可以高卧非用高
卧南陽高卧東山之出處

衰年強此身山家蒸栗暖野

飯射麋新世路知交薄門庭畏客頻收童斯在眼田父

實為鄰

趙云強音去聲蒸栗射麋皆是實事而蒸栗字
則王逸玉部論黃如蒸栗左傳射左麋麋龜世

路門庭兩句通義惟其徒為面交而不心
來之多徒為紛紛也謝靈運詩薜蘿若在眼傳云與天

所以畏客

為鄰

右二

暫往白帝復還東屯

復作歸田去猶殘穫稻功築場憐穴蟻拾穗許村童落

杵光輝白除芒子粒紅

趙云言自白帝歸田也詩云十月穫稻林類拾穗行歌其意則

詩云遺秉滯穗伊寡婦之利也憐穴蟻則見公之不殘許村童則見公之不吝加餐可扶老倉

庾慰飄蓬

古詩云上言加餐飯扶老者扶吾身之老也舊注引扶老携幼非高君書曰夫飛蓬遇飄

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曹子建又云風飄蓬飛載離寒暑

晨雨

小雨晨光內初來葉上聞霧交纔灑地風逆旋隨雲暫

起柴荆色輕霑鳥獸羣

語鳥獸不與同羣

麝香山一半

師云麝香山屬

夔州奉節縣界

亭午未全分

天台賦羲和亭午久柴荆之中暫起見之而已此其

趙云雨色不

為微雨也按夔州圖經麝香山州東南一百二十五里山出麝香故以名之公於入宅詩曰水生魚復浦雲暖麝香山今則雨氣昏之其一半明而一半未分也梁元帝纂要曰日在午曰亭午也

天池

天池馬不到

天池山之上池

嵐壁鳥纔通百頃青雲杪曾波白

石中

楚詞眇視目曾波詩白石磷磷

鬱紆騰秀氣蕭瑟浸寒空直對巫

山峽

一作出

蕪疑夏禹功

趙云道險絕故馬不到而鳥繞通也巫山峽三字方對夏禹功

舊本峽作出字非

魚龍開闢有菱芡古今同

趙云此言其所有之最遠吳主嘗見

呂岱說步騭言北欲以沙囊塞江每讀其表輒獨失笑江自開闢以來寧可以囊塞之乎故公詩句嘗曰岸疏開闢水又因孔稚圭詩云草雜令古色巖留冬夏霜故公詩句嘗曰木雜令古樹而今又生出開闢有者魚龍古今同者菱芡也

聞道奔雷黑初看浴日紅

日出於暘谷浴於咸池

飄零

神女雨

高唐賦

斷續楚王風

宋玉風賦云楚王風皆是楚地當體事則

池上有此景也

欲問支機石

見二十九卷查上似張騫

如臨獻寶宮

趙云上句則比

之為天河荆楚歲時記曰張騫尋河源得一石示東方朔朔曰此是天上織女支機石下句則指之為龍宮沈佺期詩曰河宗來獻寶而公詩嘗曰自九秋驚雁序萬從獻寶朝河宗今蓋言獻寶之宮闕也里狎漁翁更是無人處誅茅任薄躬趙云上兩句公自言其身以引末句

雖無人之處可以卜居其誅鉏草茅之勞任責於微薄之躬也

反照

反照開巫峽塞空半有無已低魚復暗魚復縣名不盡白鹽

孤山白鹽山名荻岸如秋水松門似畫圖牛羊識童僕既夕應

傳呼

松門地名趙云按梁元帝纂要曰日落西光反照於東謂之反景開巫峽則巫峽在東故也開則開

豁之義荻岸如秋水豈荻花密布如秋水之翻波乎詩日之夕矣牛羊下來

向夕

畎畝孤城外江村亂水中深山催短景喬木易高風鶴

下雲汀近雞栖草屋同琴書散明燭長夜始堪終

趙云映遂

溝洫田水之名也畎畝則畎之畝也新添西京雜記始元元年黃鵠下太液池上為歌曰黃鵠飛兮下建章云云潘岳寡婦賦雀羣飛而赴楹

兮雞登栖而歛翼詩雞栖於埘

曉望

白帝更聲盡陽臺曉色分高峰寒上日疊嶺宿霾雲

師云

一作高峯初上日疊嶺未收雲地圻江帆隱天清木葉閒荆扉對麋鹿

應共爾為羣

趙云白帝者白帝城也陽臺則宋玉所謂陽臺之下是已地圻言江闊也故江帆隱

於其中耳陽臺在下流之左邊帆則出峽所用題云曉望則皆遠望之想其如此也沈休文宿東園詩荆扉新

且故史云羆虎為羣也

單山人隱居

南極老人自有星

見三十三卷甘作老人星注

北山移文誰刻銘

趙云

去人星一名南極在井柳之中乃南方之星今言單山人本隱此地地蓋自是南極之老人星矣而乃捨所隱以去為可罪也乃用北山移文事譏之齊書孔稚圭字德璋周彥倫隱鍾山後應詔而出德璋作北山移文其

文云馳煙驛路勒銘山廡南極老人貼以有星天文志每云有星大如某物北山移文貼以勒銘張載劍閣銘

尾曰勒銘山阿徵君已去獨松菊陶潛為徵君也歸去來云松菊猶存此言徵君指車山人

漢韓康桓帝備玄纁之禮以安車聘之康不得已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先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道方情

道橋見康乘柴車幅巾以為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哀壑無

光留戶庭殷仲文詩哀壑叩虛牝趙云明言車山人也漢魏以來起隱士名之曰徵君獨松菊則松

菊徒在而人不在也哀壑無光乃北山予見亂離不得

已子知出處必須經趙云以已微諷之也言我所以不仕而流落於外正亂離之故耳而

車山人者何事而出哉故又以能經出處識之高車駟馬帶傾覆揚雄解嘲云客徒欲朱丹

吾穀不知一跌赤吾之族于定國
云少高大閤門令容駟馬高蓋車
悵望秋天虛翠屏

天台

賦搏壁立之翠屏
趙云句則戒之深矣恨之切矣北
山移文曰澗戶推絕無與歸石徑荒涼徒延佇所謂悵

望秋水虛翠屏也

柏學士茅屋

碧山學士焚銀魚

北山移文云焚芟製而裂荷衣

白馬却走身巖居

趙

柏君既為學士矣乃焚銀魚而居於茅屋之下讀書末
句又方言及富貴豈唐有別科目而柏君將應之耶次
公嘗觀國史補云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
為美又觀盧氏瑣雜記云杜昇自拾遺賜緋却應舉及
第又拜拾遺時號著緋進士則柏學士者焚銀魚而別
讀書其所圖類此矣焚銀魚三字又做所謂酌醴焚枯

魚史有巖居穴處之士

古人已用三冬足

東方朔三冬文史足用

年少今開

萬卷餘

趙云南史齊陸少玄家有父證書萬卷餘張率盡讀其書北史魏穆士儒其子容少好學求天

下書達即寫錄所得萬卷餘也公於仄聲用破字故詩云讀書破萬卷則願乘長風破萬里浪之破今於平聲當用開字則如庾子嵩讀莊子開卷一尺便止曰正與人意合晴雲滿戶團傾蓋

鄒陽

如故傾蓋若浮雲

秋水浮階溜決渠

張景陽階下伏泉通階上水衣生陸士衡

注溢脩

雷黃潦侵階除雲陰結不解通衢化為渠趙云用傾蓋字因以見與柏君初相見也家語曰孔子之鄭遭程

先生於途傾蓋而語終日盡歡秋水浮階溜決渠則正道其事史記荷棟如雲決渠如雨富貴必從

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

莊子天下篇云應施多方其書五車

大歷二年九月三十日

為客無時了悲秋向夕終瘴餘夔子國

魚復古夔子國

霜薄楚

王宮

蘭臺宮

草散虛嵐翠花禁冷葉紅年年小搖落不與

故園同

趙云陸機云吾將老而為客題是九月三十日則秋之可悲者向今夕而終盡也夔州古夔子

國按寰宇記巫山縣有楚宮云襄王所遊也草散虛嵐翠言草色之翠與嵐光相散也花禁冷葉紅言花之紅與葉俱耐冷也如散字禁字可謂奇矣末句蓋言楚地暖雖秋秋而草木不甚衰特小小搖落耳此其所以異故園也

十月一日

有瘴非全歇為冬不亦難

左傳晉侯謂里克曰為子君者不亦難乎

夜郎溪

日暖

夜郎西南夷也捷為有夜郎溪

白帝峽風寒蒸裏如千室

峽俗以蒸裏為

節物焦糟

一作糖

幸一杓

薛云右按元微之詩離萼多剖鮓和黍半蒸茲此與蒸裏無異杓與

盤同又抱朴子曰土杓瓦甃無救朝飢

茲辰南國重舊俗自相歡

趙云時已十月

矣而瘴尚未全歇所以謂冬候之難蒸裏焦糟皆夔州十月一日之事如此也論語千室之邑一杓按字書乃俗盤字之真者也夔人以十月旦為初冬節以飲食相饋遺云

戲作俳諧體遣悶二首

枚舉自言為賦乃俳見親如倡東方朔應諧以

倡依隱

玩世

異俗吁可怪斯人難並居

禮記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

家家養烏

鬼頓頓食黃魚

杜云元稹詩曰病竇烏稱鬼巫占瓦代龜注南人染病競竇烏鬼楚巫列肆悉

賁瓦卜夢符之說是趙云詩蓋非吳之者魯靈光賦吁其可畏烏鬼頗有衆說舊注云峽俗養烏頭鬼祭之

以人則養又當讀為供養之養沈存中云峽人謂鸛鵒為烏鬼薛夢符云楚人信巫以烏為鬼耳杜詩可引元

稹詩其說是蓋此在元稹長慶小集所謂注則稹自注也稹與杜公同是唐人聞見如此豈不足證抑或云烏

蠻之舊識難為態新知己暗疎

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聘於鄭見子產如舊識

舊唐書隰城尉房玄齡謁世民於軍門世民一見如舊識

治生且耕鑿只有不關渠

趙云態字即一貴一賤乃見交態之態也難與之為態則其人之薄矣楚詞曰樂莫樂於新相知而至於已暗

疎則其人之薄又可知故有末句之激憤也莊子云鑿井而飲耕田而食自給不復與復與薄俗相關也

右一

西歷青羌坂南留白帝城於菟侵客恨

楚人謂虎為於菟

秬粳

作人情

薛補遺曰按宋玉招魂云秬粳蜜餌有饌饌些注秬粳以蜜和米煎作之秬音奇舉切粳音女

瓦卜傳神語

巫俗擊瓦觀其文理分折以定吉凶謂之瓦卜

畬田費火耕

一作聲史

記火耕水耨

是非何處定高枕笑浮生

頃歲自秦涉隴從同谷縣出遊蜀留滯於

巫山趙云元稹詩兩句一句是公前篇巫鬼一事一句是今篇瓦卜之事豈因巫俗如此而句出於杜公乎

畬燒田也舊本作費火聲師民瞻取一作火耕是末句言風俗處處不同孰是孰非烏有定乎但付之一睡而

于此自笑其流徙之多也呂后紀酈寄說呂
祿曰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

右二

刈稻了詠懷

稻穫空雲水川平對石門

南都賦緣以劍閣阻以石門

寒風疎草木

旭日散雞豚

詩旭日始旦孟
子雞豚狗彘

野哭初聞戰樵歌稍出村

無家問消息作客信乾坤

趙云按寰宇記歸州巴東縣
有石門山則亦去之遠矣豈

眼前所見之石門者邪舊注石門在
漢中之西褒中之北豈干夔州事哉

瞿塘兩崖

三峽傳何處雙崖壯此門入天猶石色穿水忽雲根猿

攬鬚髯古蛟龍窟宅尊

江賦瑰奇之所窟宅

義和冬

一作驂

馭近

天台

賦義和

愁畏日車翻

趙云言三峽之中何處有雙崖之

壯乎乃壯于此門也非直謂瞿唐

亭午

便是三峽之處矣兩面壁立而高狎天故云入天猶石

色雲根亦以言石傳云五岳之雲觸石而出故石謂之

雲根張孟陽詩曰雲根臨八極兩足散四溟是也其後

唐人多使雲根字以名石公詩又曰井邑聚雲根也王

維傳維善為石色淮南子注云日乘車駕以六龍義和

為之馭故末句云羲和冬馭近愁畏日車翻以山之高

故曰去之近然冬日景短故畏其車翻去日車翻字李

尤歌曰安得猛士翻日車尤之言翻則翻之使回今公

言翻則日翻而去也

舊本一作驂馭近非

柳司馬至

此詩言中原用兵民未安定也

有使歸三峽相過問兩京

兩京雍洛

函關猶出將渭水更屯

兵設備邯鄲道

漢文帝謂慎夫人曰此北走邯鄲道

和親邏逤

一作此

城

薛

右按邏逤作邏娑薛仁貴為邏娑道行軍總管杜補遺云邏些吐蕃都城名也唐舊史吐蕃本南涼禿髮之後語訛謂之吐蕃其國都城號為邏些新唐史云吐蕃贊普居跋布川或邏娑川幽燕唯鳥去

商洛少人行

趙云函關出將渭水屯兵和親與商洛少人皆因吐蕃而然矣其云設備邯鄲道則

在趙州又云幽燕唯鳥去則北地猶不衰謝身何補蕭

條病轉嬰

劉公幹余嬰沈痼疾

霜天到官闕戀主寸心明

孟冬

殊俗還多事方冬變所為破柑霜落爪嘗稻雪翻匙巫

岫寒都薄烏蠻瘴遠隨

鳥蠻一作黔溪

終然減灘瀨暫喜息蛟

螭

南都賦憚夔龍兮怖蛟螭趙云在中原時固應接多事矣雖在殊俗却還多事也方冬變所為則破柑嘗

稻方是變所為矣寒薄則楚地暖故也故老言施州無瘴黔州有瘴黔州在夔之南則其瘴殆及夔矣

悶

瘴癘浮三蜀風雲暗百蠻卷簾唯白水隱几亦青山猿

捷長難見

蜀都賦猿狖騰希而競捷

鷗輕故不還無錢從滯客有鏡

巧催顏

趙云夔州詩而言三蜀之下百蠻之北廣言之也西清詩話曰人之好惡固自不同于美在蜀

作問詩乃云捲簾唯白水隱几亦青山若使余居此應從王逸少語吾當卒以樂死豈復更有問耶次公以此乃驥男女之語方流落蠻商寂寞之中雖白水青山日日對之亦豈不悶耶

雷

巫峽中宵動滄江十月雷

陸士衡迅雷中宵激驚電光夜舒龍蛇不成

蟄

易龍蛇之蟄以存身

天地劃爭迴却碾空山過深蟠絕壁來何

須妬雲雨霹靂楚王臺

趙云十月雷非其時矣故驚起龍蛇之蟄而變易天地之常也

雷之不時若妬神女之為雲雨而霹靂以震之也

冬至

年年至日長為客忽忽窮愁泥殺人江上形容吾獨老

屈原放於江
潭形容枯槁

天涯風俗自相親杖藜雪後臨丹壑鳴玉

朝來散紫宸

西征賦飛翠綏拖鳴玉
以出入禁門者衆矣

心折此時無一寸

別賦使人意奪
神駭心折骨驚

路迷何處是三秦

趙云紫宸殿名在東
內大明宮心方寸之

地故曰寸心今句
言一寸可謂巧矣

小至

天時人事日相催冬至陽生春又來

孝經援神契曰
冬至陽氣萌刺

繡五絃添弱線吹葭六琯動浮灰

師云刺繡之工以添線準日晷之長短耳

續漢書以葭莩灰實律之端候之氣至則灰飛而琯通六琯六律也

師云物理志以十二律候氣先於平地

作三重室為三重壁揚子所謂九閉之中也以河內葭灰實其端氣至吹灰也

岸容待臘將舒

柳山意衝寒欲放梅雲物不殊鄉國異

左傳分至啟閉必書雲物教

兒且覆掌中杯

趙云史記曰刺繡文不如倚市門世說載過江諸人暇日出新亭飲宴周侯中

坐而嘆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掌中杯則飲者之掌中也豈以感傷鄉國異之故雖父子之間亦教令且盡飲酒也鮑明遠三日詩云臨流競覆杯又秋夜詩云願君剪衆念且共覆前觴

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

汝迎妻子達荊州消息真傳解我憂鴻雁影來連峽內

古詩弟兄

鵲鵲飛急到沙頭

詩鵲鵲在原載飛載鳴

燒關險路今

虛遠

杜正謬燒關當作燒關音竟在峽右漢書言秦兵拒燒關注在上洛北藍田南武關之西

禹鑿

寒江正穩流

江賦云巴東之峽夏禹疏鑿

朱紱即當隨綵鷁青春不

假報黃牛

趙云險路今虛遠言觀所已經之地故今虛遠矣公為尚書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故屢

言朱紱綵鷁舟也淮南子曰龍舟鷁首高誘注曰鷁大鳥也畫其象著船首黃牛者峽名在宜都西陵峽中青春不假報黃牛言不須預報之青春之時船定行而經過也

右一

馬度

一作瘦

秦山雪正深北來肌骨苦寒侵他鄉就我生

春色故國移居見客心歡劇提攜如意舞

一作王戎好作如意舞

喜多行作白頭吟巡簷索共梅花笑冷葉疎枝半不禁

趙云弟觀移居來楚乃所以就公一處也春色生之時蓋公自峽往荆卜以春時矣故國人情之所不忍離也以不得已而來兄弟相聚則客心可見矣白頭吟雖是文君有此作其後為樂府則言君臣朋友之不終今公所用但以老而吟詠耳

右二

庾信羅含俱有宅春來秋去作誰家

杜補遺庾信宅即宋玉故宅見送李

功曹之荊州詩注余知古渚宮故事羅含字君章為桓
溫別駕於江陵城西三里小洲上立茅屋而居後安成王
在鎮以其宅借錄事劉朗之見一丈夫衣冠甚偉朗之
驚問忽然失之朗之後以罪見黜人謂君章有神也

短牆若在從殘草喬木如存可假花卜築應同蔣詡徑

三輔決錄蔣詡舍中竹下惟為園須似邵平瓜比年病

酒開涓滴弟勸兄酌何怨嗟趙云庾信哀江南賦云誅

假花則宅既古矣所餘喬木可種柔蔓之花假于其上

蓋如金沙茶藤之屬乎蕭何傳邵平故秦東陵侯秦破

為布衣種瓜長安城東瓜美世俗謂之東陵瓜比年病

酒開涓滴則前此江樓夜晏云老人因酒病堅坐看君
傾至此方
欲開酒矣

右三

夔州歌十絕句

中巴之東已東山江水開闢流其間白帝高為三峽鎮

三峽瞿唐
正山黃牛

夔州險過百牢關

杜補遺圖經云百牢關孔明所建故基在今興元西

縣兩壁山相對六十里緣江乃入金牛益昌路為入川之隘口此瞿唐兩崖壁立大江中流無路可行非舟莫

濟固有間矣

趙云巴本春秋之國其地今閬州按水經載劉璋分三巴有中巴有巴西有巴東今綿州曰巴

西郡歸州曰巴東郡而夔州則中巴矣吳主嘗見呂岱說步騭言北欲以沙囊塞江每讀其表輒獨失笑此江

自開闢以來寧可以囊塞之乎三峽者明月峽巫峽歸鄉峽也忠州詩下峽固有三而白帝城極高山之上故

為之
鎮

右一

白帝夔州各異城

公孫述自稱白帝故夔有白帝城

蜀江楚峽混殊名

英雄割據非天意霸王并吞在物情

趙云上兩句通義白帝以言公孫述

之城夔州以言劉備之城蓋永安宮所在也白帝城在瀘之東夔州城在瀘之西北所以為異城上流而為蜀

江下流而為楚峽雖楚蜀之名不同而二人之城皆臨之以公孫述言之其國號成以劉備言之其國號漢二

城既臨江與峽則無復分蜀江楚峽之名矣故言混殊名英雄割據非天意則言天豈容其割據乎在物情則

人必曰順不順焉王宇去聲范彥龍詩物情弃疵賤阮籍曰時無英雄陸士衡辨亡論故遂割據山川賈誼過

秦論云有并
吞八荒之心

右二

羣雄競起向前朝王者無外見今朝

公羊傳曰天王出居于鄭王者無外

此其言出何不能于母弟也東都賦子比訝漁陽結怨徒識函谷之可閉不知王者之無外

恨山漁陽祿

元聽舜日舊簫韶

趙云師民瞻本作聞前朝極是益聞者對見之辭也

陸機辨亡論云羣雄并駭又選有羣以競逐今參用之間前朝者乃指言已前之代也王者無外見今朝所以

美當日唐朝之時也舊簫韶則比霓裳舞衣之新曲此句又含蓄美中有刺如此

右三

赤甲白鹽俱刺天

南都賦森萼
薈而刺天

閭闔繚繞接山巔楓林

橘樹丹青合

西京雜記中南山有樹長安謂之
丹青樹也

複道重

樓錦繡懸

右四

灕東瀼西一萬家江北江南春冬花背飛鶴子遺瓊藥

相趁鳬雛入蔣芽

其草則蔣蒲葭
經注云白帝山東傍東瀼溪即以為

隍今所謂灕東瀼西則一東瀼溪而其溪之左右分之
曰灕東瀼西耳李陵贈蘇武別詩曰雙鳬相背飛相遠

日已長又劉孝綽詩持此連理樹暫作背飛鴻楚詞云
屑瓊藥以為糧西京賦屑瓊藥以朝餐指言玉英而陸

士衡擬古詩云上山米瓊藥空谷饒芳蘭則花之白者
為瓊藥矣蔣宇韻書在于平聲之下亦通上聲西京雜
記曰太液池其鳧離離子布滿充積又
木虛海賦鳧離離襪鶴子淋滲也

右五

東屯稻畦一百頃北有澗水通青苗晴浴狎鷗分處處

孫綽詩物我俱忘
懷可以狎鷗鳥

雨隨神女下朝朝

高唐賦朝朝暮暮
陽臺之下趙云列

子海上有人
狎鷗者

右六

蜀麻吳鹽自古通萬斛之舟行若風長年三老長歌裏

峽人以船頭把篙相水道者曰長年正梢者曰三老

白晝攤錢高浪中

杜補遺梁其傳能意

錢之戲注何承天射數即攤錢也

右七

憶昔咸陽都市合山水之圖張費時巫峽曾經寶屏見

楚宮猶對碧峯疑

趙云咸陽指言長安也楚宮猶對碧峯疑言昔畫圖上見楚宮今對碧峰

猶疑是舊所見之畫也

右八

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柏參天長干戈滿地客愁破

雲日如火災天涼

趙云松柏參天長則夔州武侯廟有之也正與古詩古柏行黛色參天二

千尺同今詩兼言松柏則又據眼前所見矣古本孟子云泰山之高參天入雲而曹子建詩荆棘上參天干戈雖滿地而見此松柏可以使炎天涼此其所以不可忘也而見此松柏可以使炎天涼此其所以不可忘也

右九

閬風元圃與蓬壺中有高堂天下無

南都賦崑崙無以侈閬風不能踰

借問夔州壓何處峽門江腹擁城隅

趙云葛仙公傳曰崑崙一曰國一

曰積石瑤房一曰閬風臺一曰華蓋一曰天柱皆神仙所居也列子曰渤海之東有大壑焉中有五山一曰岱與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末句稱美愛則直以崑崙之閬風國海山之蓬萊方壺比之矣

右十

雨

冥冥甲子雨

楚辭雷填填兮雨冥冥

已度立春時輕簾煩相向

秋

賦于時乃屏輕簾

織絺恐自疑

秋興賦釋織絺注絺葛也趙云雨句憂之之辭也與人日詩云

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其用意同何以言之唐詩云春雨甲子赤地千里言春甲子而雨旱之祥也按資治

通鑑大歷二年正月辛亥朔至十三日甲子但不知立春在前相去幾日以無長歷考之也扇可用絺可者則

是日雖雨而氣暄固憂其為旱矣

煙添纔有色風引更如絲

張景陽騰雲似湧煙

密雨如散絲

直覺巫山暮魚催宋玉悲

趙云魚催宋玉悲催則不必待秋至而此

雨已可
催之也

奉送蜀州柏二別駕將中丞命赴江陵起居衛

尚書太夫人因示從弟行軍司馬位

中丞問俗畫熊頻愛弟傳書綵鷁新

漢制刺史車畫熊于軾

遷轉

五州防禦使起居八座太夫人

後漢以六曹尚書并令僕二人謂之八座魏以

五曹尚書二僕射一令為八座宋與魏同隋以六尚書左右僕射合為八座唐與同漢文紀注列侯妻稱夫人

子復為列侯稱太夫人子不為列侯則否

楚宮臘送荆門水白帝雲偷碧海

春與報惠連詩不惜

謝惠連乃知吾班鬢總如銀
秋賦班

鬢彪以承弁素髮颺以垂領趙云杜位宅守歲云守
歲阿咸家則阿咸乃位之小名耳非姪也夔州刺史謂
中丞者也愛弟傳書綵鷁新則新其舟而往也五州防禦使必
是中丞之親綵鷁新則新其舟而往也五州防禦使必
是中丞者如此蔡伯世以此篇為大歷元年冬之作得
按唐史方鎮年有夔州兼峽忠歸萬五州防禦使隸荆
南節度故其詩曰遷轉五州防禦使今取方鎮年表觀
之乃乾元二年以夔峽忠歸萬五州隸夔州廣德二年
置夔忠涪都防禦使於大歷未嘗有載楚宮臘送荆門
水指言荊州而楚宮臘送其水則自夔州而往故也白
帝雲偷碧海春却以言時當白帝之春耳東方朔
十洲記曰東有碧海惠連以言弟行軍司馬也

九家集注杜詩卷三十二